

第九本

藝文三



陵川縣新志

國朝

重修關候廟碑記

畢振基

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左氏曰神者聰明正直一也一者何也誠也誠至則無息矣此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至於身謂之心發於念謂之情率由之謂道實踐之謂倫執之曰中建之曰極一切忠孝節義做到恰好處謂之止至善其理則布帛菽粟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一

也其事則規矩準繩也以是而言文章為大文章以是而言道學為真道學以是而商經濟為實經濟即極之至誠至聖不過盡倫之至而已用之末季世衰道微發倫攸斁孔子懼作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伊用謂春秋為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關莊饒侯以河東布衣當炎漢之末運忠孝節義炳煥史册迄今千有餘年即深山窮谷無不跽立而祠祀之非至誠無息而能若是乎陽節潘氏以秉燭遠日為侯之大節



誠哉其首見平古之也蓋平日有直諫自矢之操臨
危自能蹈取義成仁之節然則侯之剛大不撓固天
性素植余以爲得之春秋尤多云陵邑侯廟在縣之
西偏勝國本始遷於此規模卑隘且其就領地非所
以孚神祇崇觀瞻也穎水張大令瑀以理學大儒小
武陵邑卽以詢民瘼正風化爲第一期望拜謁祠下
肅瞻棟宇日以頽敗乃集父老而論之曰其矣濡邪
之惑人而風化之漸弊也梵宇琳宮鱗次絳繹難塗
膏繫血傾肝腦而不辭以候之風節矯矯立民葵以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二

天常直可使百世之下頽靡孺立豈二氏之可擬乃
聽其廟貌傾圯非所以崇正祀端風化也於是首捐
俸以爲衆倡乃入之奸善率有同心不數月間崇構
其殿宇增脩其廊廡樓閣巍煥雕甍丹堊費不及帑
役不動衆何數事之易易也于興氏曰性善於此益
可信矣爲之記其年月重脩正殿三楹拜臺三楹創
建東西廊二十八楹門樓三楹視舊爲改觀云

杏花村集序

錢復

袁中郎守吳令而苦詩賦錦帆集以志所治之而錦

帆溼且自署別號曰石公以志治內之有石公也
斯可爲佳話矣今象州先生令新建吟賡不輟結撰
種種殆其在之然而中郎時際累洽外境得收內意
得放象州所處襍亂晦冥山川友朋古意寢失中郎
不耐再期輒生避就象州十年無變折而不倦此孰
易孰難也先生雖事爲其難而自足風雅抗行賢
余竊見其覩縷格律遺策聲嚮春陵作歌欲上九霄
石間聯句常出一手用才于文章之境亦勤矣哉假
有觀風使者進賢不休則遂高詠堂廟之間壽言鐘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鼎之上固其所耳何居乎而隨流進退姑以是當宦
遊抑取爲賦詩之地將一如新建然耶唐之詩人不
皆顯士盈川聚強各止於令後稱道以爲羨名先生
之無窮固將不止於新建而又何必不終標新建也
先生曩行其詩曰杏花村集謂是杏花村新建有之
然有之而不可游當先生在選人時嘗一夢游而已
夢雖叶較諸中郎之錦帆溼石公山亦有問乎乃先
生必以是篇余故知先生之厚於夢游之杏花村
已如召公手植之甘棠而不知浮屠三宿之桑樹矣

宋廣平鏡心石腸嘗賦梅花信爲有情之累乃余考
廣平初沉下僚不爲人知蘓味道直指棠郡至讀梅
花賦而奇之名乃起夫蘓公亦取其情多不取其情
少也先生之於杏花村何多情乎今且別去尙復若
中郎之去吳變錦帆而爲解脫不

杏花村集序

陳宏緒

江蘇人

予嘗嘆孔門四科之目爲令者必兼脩之而後可以
語近日之循良卽兼脩之而上下交以循良相許猶
或不免意外此則天之無可如何者也政事自不必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

言若冠蓋輪蹄交錯之衝非有伯夷史魚之廉則謠
詠諭訛且叢積廉如伯夷史魚而無樗里之智辨則
必共嗤其蹇拙無蒯通之舌鋒則必羣鄙其木訥是
故雖以卓子康虞升卿諸君其政事燁然著於簡冊
矣尤必兼伯夷史魚樗里蒯通數子之長闕一焉而
不可獨文學似在差緩然而政事之與德行與言語
人之期乎我者也文學我之所以自期者人之期乎
我者無不可得固足以博循良之稱我之所以自期
者而或失之於簿書執事何以自慊於夢寐一益僕

秦梁州先生其真可謂兼備者矣先生下車時當兵
燹水旱疊臻之後苦通賦苦軍興苦逃匿苦置郵綉
香苦赤白九相望先生戴星四應左書方右畫圖無
不中其窾要卽以政事一科論之卓子康之鞫音虞
升卿之綢繆誰其如先生之兼備者而先生不但已
也坐於堂皇危言而兩造具服出對賓客接士大夫
閭閻侃侃靡不心折意消至於稱貸而給額外之需
嬰糧而食官署之僕從五六年如一日吾邑稱之曰
湘水清以言其十丈見底而皆清也嗟乎作令如先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五

生而後舉世稱之曰循良豈不誠難哉豈獨今日爲
難雖孔門抑猶難之然吾殊不以前數者爲難而獨
難先生之文學頃得其杏花邨古今諸體讀之高古
奇俊亦復沉鬱頓挫伯仲少陵輞川無媿蓋視前此
諸刻而逾妙焉夫政事可以涉歷而精德行固所素
蓄言語出於天授皆處乎動而無礙歌詠則靜者之
事也處乎動而烏能無礙處乎至動而無礙而又逾
妙此其才之卓絕何如抑豈不又難也哉假令先生
翔翔孔門操觚而與諸賢角勝吾未知於游夏二子

孰後先也今先生旦夕且去西昌矣不以清華去不以進秩去而僅以調去矣然而先生則竟傳矣歷覽二千年間作命吾邑而以其詩文傳者僅余襄公靖一人今又有杏花邨集與之並駕於無窮矣夫耶傳耶其所得孰多世必有能辨之者而况乎余襄公之勲業正未有艾哉

屏山集小序

房廷正

王季重云瓦一壓而人之識伍城一規而人之魄狹愚竊廣其言謂心遊天外始揭蓋頭之瓦見越城中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乃脫束骸之城蓋風淶淵嶽曠達自喜者得焉居恒持此交天下士十一遇之若秦象州先生其人申龍乎先生玉樹爲標妖蘭其佩出宰斗城案牘多暇日與其隣之侯明府赤社郭明府卧侯輩拈韻詠蘇芬郁擘响聞余秦岱之瞻恨不早暮會先生讀禮韃過下里秋老烟凝獲池千頃澄波瞥鷄鳴亦旣夷憚先生不余鄙而附之雉壇指諸息壤每把杯促譚蟬聯不能去夜半星稠言次忠孝事慷慨悲壯森森方

千丈松翠得屏山諸咏讀之閱而宥地而多風敲金

曼玉有如其人信所謂以天地浩露滌筆於水國雲
旆而出之者昔魯直之論茂叔曰肖次洒落如光風
霽月先生有之至其抒滌離奇矯矯雲中清新之闡
府俊逸之叅軍詎少遜焉軌萬口深四始風煙哀圖
栢梁正體猶未墜在人也聞之欲忘憂者贈以丹棘
欲蠲忿者贈以青堂余媿媿疚卧骨不勝衣憂忿蓋
放於何之手是編覺游魂栩栩來就則又拜先生丹
棘青堂之惠矣百朋云乎哉

李西汾水三集合序

王一翥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章貢夾流北溯西山之趾亂後人烟稀少架小樓城
南着秦象州其中橫笛短簫無清哀怨非雉朝飛非
牧犢子而素鉢黃庭蒼苔問源乃不樂章水秋而思
汾水秋且舂彼正富非黃綺也又不屑蹀躞於五都
意氣而有紅顏過歲豪傑遺時之槍箭焉想作梅花
諸詠禽言風琴時雅歌長壺廓落屈宋迨登陸峒絕
頂盼秦關百二堆黃乘之積翠打莊邑之七歌挹控
開湖訪道元窠青烟古塞紫韁獨嘶曉連秦婦之幟
宿生魏女悲今對酒娛樂者固瞿然具靜也迴首

聖清物不借清商之曲楚農販之憂獨不念劉佩少
時作魚梁吏耶處清爲郟陽內史寬裕簡素白鳥集
栗樹爲瑞昔今日事也人多隱其情而賢者不惡其
隱賢者不隱其情而造化爲之尋予固溪色長松間
人也點輕暉裝重絮過象州爲一夕歡石燕翻飛可
寄青鳥榆枋寸地神邇崑崙或謂予隱於文菴者周
書不去呼署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是隱於智勇者
也象州有焉今卧野屋中凝盼章水三寸草道氣倦
才不得不推此人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八

問素草小引

王廷佐

閩中人

今古言詩者爲性乎爲文乎以云性也則孤山之鶴
揚州之梅戴顓之鸚鄭谷之蝶句不能無待而得思
不能無故而生則是性不足恃也以云文也則學少
陵而麤學青蓮而率學隴西而雕學閩仙而薄夫麤
與率與雕與薄之非數于也審矣而學之不能無失
焉則文亦豈足恃哉嘗持兩者以評詩夫抵在內者
什九在外者什一如三百篇同一黃鳥也或對之而
藥或對之而悲同一三星也或見以爲喜或見以爲

憂夫非此二者之有喜樂悲憂也又非此頑然無知者之能令人有喜樂悲憂也又非忠臣孝子思婦勞人反不能自爲喜樂悲憂而拘拘焉必有所借而後能也苟有所至於中不能不寓於外兩相激宕於澌然寥闊之宇故物同而見異焉見同而辭異焉辭同而思異焉李賀讀天問篇得文章何處哭秋風之句謝靈運夢弟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余嘗謂屈平惠連未始以秋風春草教二子也而二子得句若此蓋秋風春草其性也而天問與夢者其文也苟具於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

至性卽不天問而秋風亦哭不夢而春草亦生固自有無句而句者存也進士秦象州先生具有至性者也生平忠以性成孝以性著義氣以性生肝膽以性瀝而廉節氣骨以性澹故其發也學則王杜才則曹袁風雅則子山明遠結客則北海林宗故其爲詩也如鷓掠翅如鷺搏空如芙蓉之刮露如箜篌之彈秋一字一嘔一嘔一血片瀦不捨自足千古無一非從至性出者故少陵詩數十萬言亦蔽以一言曰性癖

耽佳句明乎非性而能爲詩者鮮矣壬辰春王子以

十年老公車蹇備一頭而塵三寸昭先生於長安耶
中出所爲鬪素草六十餘首相示且屬弁言余笑曰
陳師錫之序五代史豈有當於歐陽永叔之萬一哉
亦第以先生之性說先生之詩而已矣

叙媿魚草

秦之鉉

邑人

性情之業莫深乎詩然哀樂遇也究其心未嘗不有
天地之寬魚鳥之適而風流淹雅之事始出不知者
以爲三百篇不淫矣至於楚騷未免離於憂嗟乎是
豈知詩者哉屈大夫比志屬事而忠君憂國之心具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十

脩苟其表如髦矣惡能佩江芷而紉秋蘭也古今窮
詩人無有過杜少陵讀其集如漢之廣如江之永
者以爲一飯不忘君信然吾友伯雅倜儻多才慷慨
近燕趙士乃數竒不偶祇以百城了半生豈伯雅棄
時乎抑時棄伯雅乎甘淡泊習寧靜日與其猶子子
明嘯傲匡廬又何樂也予昔官莊者三年牢落困頓
奔走風塵酷似行脚衲子幸有同事卧候赤社諸君
郵傳韵史雖寒衙荒署未始不酒後狂客也故童山
苦水之間安知不如廬峯瀑布天下之人可以達論

士哉達於身未必達於道猶之乎寒素天下之人可
以窮論士哉窮於遇未必窮於言不亞夫公輔伯雅
者達道而窮者也余入閩門時子明携媿魚草以示
展卷讀之風騷似楚初令人肅既令人樂終令人思
性情其移我乎奮筆書之以誌吾兩人遇因以告子
明云

北征草自叙

趙一心 邑人

嘗謂詩文當帶英雄氣上不屑傍大家門面次不肯
附名士風流往往自道其所欲言便自淋漓痛快度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十一

越前後作者不佞於古之爲詩者自曹劉陶謝而下
一一能言之惟老杜爲千古宗匠不可置議嗣是王
江寧儲參軍之雄思嚴劍州元次山之別調以至起
衰有韓嘔肝有李莫不欲熱而東野則寒莫不欲肥
而浪仙則瘦嶄壁層崖杳絕躋攀鐵面霜姿嚴斥詭
媚是廼所以爲英雄也近世學無專家粧飾聲調黎
邱丈人復生叔敖衣冠具在體貌雖存精神去之余
意坐老杜於堂而儲王等以次兩廡之或有當於起
敝扶衰之音也若不佞則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燕

即鬱鬱無計消遣爰取途中數詩檢校授梓因持此
意告人或有以爲然者家藏散帙頗多苦貧無以付
災梨是不佞所更咨嘆無如何者矣

郝文忠公集序

陶自悅

澤州牧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蔑有其間升降隨乎運會而
顯晦因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
下由文溯道疊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
正其人類皆嫻經術貫百氏大放厥辭力迴濶倒中
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之徒代興者是情有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各深才非相借維長一時羣遂奉之爲宗而旁出唐
子未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援此以定南渡金元
之文莫不然矣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
辱忠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俶
擾之秋齋盟早淪邾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
事先生蒙難艱貞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爲瞻博宏
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迺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
而獨中已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以之驂驛前哲

何愧嗣後姚氏燧盧氏集揭氏溪斯戴氏表元黃氏

潛柳氏贊歐陽氏元吳氏萊成以其文成一家言有
名元代非先生導其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
歷下李攀龍創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
然從之以故近世遺文放失間脫蠹口則烟煤度閱
者多在昔昌黎起衰八代必俟二百年後六一居士
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學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
數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徃徃掇拾標舉疏通證
明若所稱牧菴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昭布先生所
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百卷其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
宗朝沁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鏤諸板江右陳司空
文鳴爲之序其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
既久購不獲會移知澤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
李刻全冊於陵大喜逾望惜魯魚漫漶訪他邑又見
一前本似初刷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則姑付闕如
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真州
十六年當其地守臣請與張璽吳澄並祀曰三賢
祠迄今不可問陵川故里廟亦頽廢製作迨將漸滅

此大關執事忝侍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概屬鼎新其
祠爰舉前集命刊梨以行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
志私淑且厭求者心爾然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
先生實大聲宏光芒終不可掩曠在異代一遇於余
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靡無一物者卽汗牛充棟
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於是乎有感詩文具在
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至萬
言書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
民命於和議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定可比其見超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兵經濟專門望洋徒歎孰云文士弗適於用哉發微
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又可置弗論焉

郝文忠公陵川集序

太守朱樟錢塘人

宋明道程先生令晉城首重教學於其邑設鄉校四
十處親爲兒童正句讀已復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其時教之所及漸於高平陵川漑於平陽而澤之
士人承風嚮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流俗
遺韻日益進長大儒輩出濟濟洋洋有齊魯之樸茂
迨考疇昔鄉校之故蹟已湮卽當日破其化而昌明

其教有所撰述以訓典傳後者其文詞亦不槩見矣
如郝文忠公者澤之陵川人也生平大節載在史冊
而其學則自其先世已及明道之門窮流溯源知有
所本公亦嘗自言其家學得程純公之遺以故聞道
之脉有所自來微言大義見於著書第遺集未經大
著甲寅春來守澤公爲郡之先賢亟訪其遺書罕有
知者在郡三年僅於陵川諸生武氏得鄂州舊本家
藏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閱隨錄始
得全書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入避兵許昌既而北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遷滿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
承家學執業於鐵佛寺中晝夜家事夜入書堂冠衣
不釋雅誦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
萬卷樓中而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闕中肆外
含英咀華抽思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復皆準乎
聖賢之精義而左右逢源昭合於道其詮釋性理諸
圖說暨五經辨微等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爲淵
邃蓋根柢於周程而獨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
無川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筆句儒慨然

以天下爲己任方當南北多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
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托諸空言者可比蓋
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人以先人受業於
明道先生因傳其學教授鄉曲講明道藝淵瀝日深
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嗣以治經行己爲本思夫
紹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
郝氏之宗師蓋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奉命使宋館留
真州者十有六載羈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
然其道益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惜所著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周易春秋外傳續後漢書原古錄一玉雅等書皆不
傳其叙載在集中九鼎一鬻令人朶頤索之不得徒
增浩歎至若雁足帛書使人異舉臨文歎咏迄今猶
想見風姿鬻雪咽旃節旒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
嬾羨矣遐思往蹟能無慨然前者武進文圃陶先生
曾牧是邦亦錄是集去欲爲重鈔偉冠以序未遂其
志後松坪王少司空那之紳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
重刊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今其令嗣涵紫好學
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閱三月而告竣嗟然成帙

開序於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全元歷亙古而
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其不與謨學
鷹鷂同歸澌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於元迄明再
刻於楚卽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讐又得
孝廉興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東文
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之
遺澤侶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
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

孝文先生傳

和元化 邑人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孝文先生徐公諱騰雲字震蟠號員嶠又號冲斗主
人余舅父也其先雲中人始祖文林公流寓陵之城
其遂籍焉世有名儒爲邑巨族著書居博採等集者
文徵公也配中城李太君實生先生先生而慈和
端亮夙慧淵通經史過目輒無疑義遠近神之天性
仁孝與其弟方壺先生動師古人不爲嬉戲人方慶
文徵公有子也未幾李太君年不泯德竟他去先生
與方壺先生嗟失恃矣事父克盡子道問寢嘗藥之

節始不能悉文徵公又娶西山李氏女性嚴急先生

勇之無少懈敬不違勞不怨人擬之舜閔焉甫成童
冠軍於庠學憲郡守欽爲宿儒屢試屢冠得餼有司
累以孝聞陳其狀上官爲之泣下曰今日之舜閔也
竊廷安得失此人第其文行甲冀之南北數加褒旌
先生涕泣以辭時館於邑侯甚尊信之有犯大律者
造廬長跪以重賂懇之甚哀先生曰律當罪法也士
而貪常也何敢畏貪貪賂以致天災堅詞以謝其他
隱德率類此以養親撫弟不忍遠涉授生徒於鄉雖
家徒壁立而文徵公廿一不肯乏方壺先生誦讀有資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先生茹荼自甘也生平教人以聖賢之學不事浮采
一時名士出其門者有長者風人有見其門下士者
輒相謂曰必孝子徐公弟子也先生坦易爲懷與物
無忤然人畏而不猜愛而不狎橫逆之來順受忘其
迹祿金館金養親撫弟外餘以周親黨之不能自給
者餘以易書令諸弟子讀之家藏萬卷粟不盈瓶恬
如也卽所配楊孺人德備古賢值凶年脫簪推食活
將死者數人茲且不朽余生也晚從諸長者後亦得
受尚書於先生先生之學力追古人不顧流俗爲文

純和典則吉人之音如王太史輩成就先生正焉果
試鄉舉數音不第先是有術者謂先生天無子先生
挾於家又五年卒舉二子長曰逢泰次曰遠泰皆有
父風路公謂同志曰徐夫子至品也迹其行事洵大
賢以下所難其語殆不虛矣所著有千聖心法尙書
珍抄及語錄等集門人私謚曰孝文先生

陵川縣學記

虞學 錢受祺

顏之推有言讀孝經論語者可爲人師不曉書記者
莫不耕田養馬未嘗不廢卷而嘆曰嗟乎聖人教澤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充

之深且遠一至是也夫人內而正心修身外而格物
致知將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也使師儒之教
不先而欲子弟之率必謹其道無由先王知其然以
詩書禮樂造士以德行道藝興賢其自合樂養老勞
農論獄策勲獻馘之事無一不出於學詩曰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阿之長育微草
使之菁菁然盛也棫樸之章曰薪之樞之又曰髦士
攸宜言人君儲賢自強猶儲材以待用而莫不興起
鼓舞也故其時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之中朝

久所見所聞罔非仁義道德之旨微獨戒其不幸所
其邪僻放恣也其導之也無異法君之者無異處取
之者無異路官之者無異術學校爲王政之本端在
於是陵川君太行之巔萬山環峙蓋亦天地之與區
也金元以來代有偉人清興登甲第者接踵矣謂
者寥落無聞焉豈師儒之教有未明長育之道興起
鼓舞之法有未盡歟及觀學宮頽圯爲園蔬藪聖
廟與明倫堂東其異地甚非所以廣教化美風俗也
教諭鞏君慨然憂之進謀之也令黃君遂各捐俸資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序

百金并博士之捐貲暨僚友之輸助者各有差買民
房一區闢而通焉廼建厥祠翼之以齋廼啟厥路重
之以門其爲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梁桷榱楹之撓折
者甍甍靡甍之破缺者丹之堊之更之新之於是釋
奠有堂講習有室休息有舍闋期年而工始竣嗚呼
可謂勤且勞矣余於落成之後適校士上黨遂進邑
人士而誡之曰蓋聞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賢哲之士
不擇地而生在所自勉耳矧陵川爲教養之所漸被
人文之所攸鍾者乎爾諸士切圖於習俗切忌於立

身身驚春華而忘秋實則士風其一變諸士曰唯唯
又誠之曰儒以通經爲大學以一志爲良性命治亂
之故非博習則不明尙其積勤無忼日修業不息版
則學術其一變諸士曰唯唯則又從而勉之曰今
天子加意作人以得賢才爲本使諸士進於闕下無
務富其家而饑其師使諸士行爲坊表言爲國華有
以銘彙鼎而被絃歌斯則邦家之光諸士踞而對曰
敢不敬蚤夜以無忘明訓余益知邑之人士大者光
明俊偉次亦敦朴愷悌能相與以有成也夫興賢育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二

材使之率教者良有司教諭之職廣厲學宮周咨譽
髦則余督學事也遂爲之記

重修廟學記

黃國瓌

邑人

問邑之治亂必視其人材之臧否問人材之盛衰必
視其風化與行之地合抱之木不產於芟仞之邱千
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余攷陵川之志邑治居太
行之巔王屋拱翠萬山環竒宋金間七狀元接武俊
偉雄傑罕見其儔十二進士濟美尤敦樸愷悌號稱

長者當是之時學宮明倫堂雖在關在城遷徙匪常

迄今利第聯鑣此豈獨地方人文之蔚蓋亦重頌水
頌承芹之有地以煥發其祥與有力焉近學宮在城
中東南隅明倫堂處街之北前歲霪雨塌毀鞠爲茂
草形勝基構宛爾在焉士人傷之余令邑之始卽私
念之謀之博士弟子思以重修但學宮居南明倫堂
處街北脉絡不聯啟聖祠逼坐街前進來充擾大非
體統欲仍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恐不便闔邑文廟
西畔有民房一區氣象宏敞衆議改建築之得吉議
建明倫堂東西齋房儀門六門堂後尊經閣迤東一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區啟聖祠敬一亭茶亭皆創焉又東門外舊有奎星
樓雄峙異方翊我文明年來漸就傾頽舉莫可廢而
檣星門柵欄珠壁等亦久殘缺至博士舍署湫隘不
能容膝來者屢僑民居無論甄育立雪之無所卽僑
居亦豈長計余素性嘉與爲善且職司守土百廢宜
亟矧此斯文根本之大兼以都人士樂行善事者乎
以爲構無窮之佛地不若成此基造七級之浮屠
不若崇此先聖積萬百緡以遺孫子不若奉詩書教
以垂後昆與精神諸士庶言或獨任一工或並任一

工或捐貲財或輸粟米皆當躍然而興成此巨美如
望旄頭之塵而聽屈車之音以與勉爲義氣而恥爲
僂薄或出此夫

新建白龍王廟碑記

李中自

陵川縣治東南五里許山號張門其上有白龍王廟
建自勝國規模狹隘不足供祀事兼以兵燹之餘廟
像傾頽人跡罕到邑大夫舊規祀龍神歲有兩祭
祭在日月之朔終祭在四月之望累歲邑遭不造
水雹水災則早魃爲虐豈但曰歉曰饑而已且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大禋焉黃侯來宰是邑例當典祠事初告裡禮畢第
民婁觀淮長跽而請願闢而新之黃侯乃謀之紳衿
父老議增脩首事則真生楊仁聲諸生焦湛鄉民秦
壁等開拓堂基重闢後院兩廊十楹創建前殿三十
楹冠劍莊嚴頓改觀矣經始于酉告成庚子視昔之
狹隘者今且宏敞矣視昔之人跡罕到者乃今且香
火絡繹不絕矣四方鄰邦幢蓋迷天雲集輻輳有求
必應祈禱未艾年來水不溢炎不災寇不爲害風若
雨調年豐歲稔神之德也侯之政也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乃立侯生祠於山之上省像以祀焚香配之侯
手植松樹萬本可比甘棠也黃侯山東鄆城人諱國
琛字公蘊新陞河南府陝州太守

改建學宮記

孫必振 邑令

長吏佩聖賢訓出宰百里其所以以上不負國家下無
忝職業者道非可以一端盡其大者惟在於培民風
端士習而已民風淳則型仁講讓時和年稔士習正
則人文丕變蔚爲國正民風士習若相判而實相因
也且士爲四民首一鄉之父老子弟羣然觀望以爲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

里閭禮義之所自出國家人材之所由儲必德行文
章表表一時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伊川
明道濂溪紫陽使千古而下咸奉爲道業宗範旂常
山斗其學問之淵源器識之卓越誠超於尋常萬萬
也然器識固推原於天成而材品必須沐浴於聖化
學宮者育養人材之地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釋奠祭菜示成禮也大昕鼓篴示警衆也宵雅肄三
示勤業也其間師道神乎君道文治關乎吏治其象
正乎文明其制通乎文運必文星璀璨奎曜炳煥

始可以蔚人文之盛發科第之祥而創守因革之間
所係豈淺鮮也哉陵邑學宮舊在東郭宋金元明以
來鼎甲濟濟科第翩翩洵興隆盛地也嗣是膠宮移
於治內致聖域偏乎面牆科甲寢衰士子不無扼腕
余山懷李改補茲土蒞任二載一切地方利弊方悉
心體察次第興革總期於民樂其業士端其趨而邑
之紳衿以遷復學宮爲請余以振勵文風誠屬盛舉
而維新學宮又長吏職分所當爲况值

聖天子雅崇文教勅修學宮以是申請上臺余寧右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五

憚焉第慮遷徙之際規模將爲式廓輪奐於焉更新
工作浩劇錢糧旣無額設民力又難輕役不貲之費
將於何出於是謀之紳衿分工協力各任乃事以費
其成至於紳衿以下有尙義樂輸者從若願衆議僉
同爰講堪輿筮吉舉事余卽捐俸獨修葺大成殿一
庠其餘東西二廡明倫堂正誼明道二齋啟聖祠名
宦鄉賢祠以及戟門泮池櫺星影壁東西廡樓左右
茶亭尊經閣文昌祠奎星樓傲一亭週圍牆備學牌
樓皆陵之僚屬廣文縉紳衿士鄉耆義民或獨任其

工或合任其事復有鄰封慕義紳衿商民輸誠資助
共勤大王者悉行勒石以垂永久學右建書院一所
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出衆力前講堂五楹東
西兩廊六楹南厦五楹亦余指俸獨成者是役也經
始於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告成于康熙十二年
八月初一日仰見規模式廓輪奐更新丹雘金碧赫
奕輝煌修俎豆之典禮如旦而琴瑟之化理可張地
靈人傑瞻聖域而光浮萬丈者文星之璀璨也蛟騰
鳳起顯雲衢而瑞藹九霄者奎曜之炳烺也其人文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廿六

之盛蔚然而起科第之祥巍然而發此一否泰之理
剝復之數所較然而不爽者乎要之以陵邑興隆之
實宮還之陵邑文學之人士爾陵邑之紳衿耆庶實
與有力余長吏亦何功之有噫嘻園橋旣復吉地景
運自發人龍爾多士掇桂看花聯翩輻輳爲閭里光
爲鄉邑福砥礪器識一如古儒韓董程周諸君子出
文章爲經濟是仰聖門之功臣也余亦明光多矣倘
或得志十朝祇紅青拖紫揚鄉里已爾切乃於政
建學宮父師明許之懷殊多刺謬乎故因學宮告成

之日並爲諸士勗之

改建奎星樓記

孫必振

邑令

陵有奎樓舊在邑之東郊其來尙矣辛亥秋縉紳矜士憫文風之不興咎學宮之非地衆謀僉同復遷學宮於東郊故址奎樓之舊在巽方者今反處於坤位矣位奎樓於學宮之西非制也乃改建於新學之東南規制八角疊出三層越期月而始告竣飛閣流丹雕甍獻翠圓整秀矗上偃雲霄遠望之真文筆峯也自是人文蔚起科第連茹或祖孫濟美遠紹李氏之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休踪或棠棣聯芳近接趙象之芳躅豹變龍驤雲蒸霞起不待乎矣獨是斯樓之建悉本於兆庶之捐輸吾於是不能無感焉夫奎樓之建助士氣也培文風也士大夫之利而於庶民無涉也今茲都鄙愚氓由癯野叟不憚一絲一粒合衆力以成之者意其中或有厚望乎蓋以四民之中士爲之首斯樓建而科第昌邑有大利必思所以興之邑有大患必思所以禦之其或有不賢有司濫派橫征將藉以隸正之其或有大奸巨慝暴橫鄉曲所側目而莫可如何者將藉

驅除之其或有水旱兵荒饑饉流離欲呼籲而不能上達者將藉以蠲請之若然則凡茲黎庶必舉手加慶曰非吾儕建奎樓之功不及此其或身已貴位已崇矣高牙大纛祇知炫耀乎鄉里衣輕策肥惟是一膜以自封甚或某有良田美宅思何以攘之某有子女金帛思何以奪之結當路爲腹心縱奴僕爲牙爪放債營私剝衆肥已將閭黨非之鄉里詛之必疾首蹙額而悔曰吾儕奎樓之建致望者何其愆今乃反以自厲貽害無窮以至此極也若然則吾民又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何望焉今茲工程告竣之日將爲士君子發軔之端願勉副其所望而勿得魚忘筌反貽以所悔庶不負吾民厚望人士重建奎樓之意云是爲記

鯉池寺碑記

孫必振

邑令

寺名鯉池其來上矣寺以池而得名至問池以鯉名之故居人弗能言其詳質諸邑乘亦闕而弗脩豈世遠而失其傳耶抑傳訛而失其真耶俱弗深考但聞寺居太行山谷後有重巒疊秀前有瀑布競流心挹名勝者久矣壬子夏余偕胡子君美曹子弼右於公

政之暇聯騎東遊課墾田之多寡問山蠶之成否歷
重典鎮過蒼窰村而憇足焉問鯉池古刹止隔崇山
因命駕往之願山徑峻巖跬步難前乃躡曉巖披蒙
茸續斷崖以枯木攀絕壁于懸藤峯回路轉潮聞溪
水潺湲忽而劃然天開見有古澗溪流焉土人曰舊
溪而往不數里卽鯉池蘭若也因緣豁壑尋曲磴其
或崩石中立儼如踞虎豹而走虬龍森然豎人毛髮
其或異香陡發野花拂面而迎人又如置身山陰道
上也逡巡之間驟聞雷聲起於山谷土人曰此龍泉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二

七

瀑布也迫而視之斷岸千尺山泉奔赴其下聲若雷
吼而微風蕩漾有如白縠輕煙天孫散彩匡廬之千
古長如疋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未足擬其奇觀也
岸側有古刹巋然則鯉池寺也登其堂寶殿洪開金
碧煥發迴廊厨舍一一營構方新余訝然曰此絕谷
絳巖誰爲給孤長者歟細詢之皆寺僧性悅捐貲重
修也夫天下之僧不生事以營利者蓋已寡矣而有
不營利不募緣獨出己財願發善信之心如僧性悅
者哉噫嘻我知之矣夫寺宇之興皆山岳之靈爲之

也茲山背負崇崗奇峯插天有如列屏而環碧水秀
氣榮廻誠古仙佛選勝場也有勝地必有其人以為
之王若茲僧者豈亦山靈之所開鍾者歟茲寺先重
修於明之萬歷壬子今壬子之歲又復重修倘亦有
數存於其間乎鯉池之寺當從茲永固不朽矣余夙
慕其名今親履其地且樂觀其成而嘉其不因事以
營利也是為記

瑞芝堂小記

孫必振邑令

堂以芝名者何誌瑞也何瑞乎爾為鳳山瑞也為居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民瑞也為鎮之士子瑞也何言乎為山與士民瑞也
炎帝開粒食之源尼山司文教之祖以及濟瀆諸聖
真皆各有功德於民者茲山舊有諸殿日就傾圮是
神之不奠厥居將疑山之無靈而不為居民與多士
福矣今茲廟貌聿新而芝生於棟左玉芝右紫芝各
生數本是豈無所感召而然乎吾將以卜茲鎮之雨
暘時若也將以卜茲鎮之民和年豐也將以卜茲鎮
之多士蔚興也將以民安物阜卜茲山之廟貌常新
也名之為瑞孰曰不宜

邑侯瑯琊孫公講堂碑記 陳廷敬 郡人

宋張益州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蓋爲朝廷得人慶爲同榜生色喜故其由縣令而方州而樞密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史稱得守官之要法良有以也至今蜀之人猶尸祝而祠祀焉非史道所謂霸者之事方功而入已教王者之事百世而人猶思者歟卧雲孫公余同門友也公以進士高第起家初司懷州理廉藝相劑恩威並用惟明與允懷之百姓歌之士大夫揚挖米幾秦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命改治陵邑大才小試所試輒赫今治陵之六年積弊頓除諸利必興凡所注措皆可著爲格條中丞達公嘉公治行上之

天子栢臺梧掖已虛席以俟方將金甌大拜霖雨天
下政未有艾也維時陵之薦紳師儒下至深山父老
始而喜繼而愕思奪我慈母咸愴然有涕下者然攀
卧有懷借寇無能僉謀刻石紀惠如安陽之祀荀公
魯彭澤之祀狄懷英者遂持公實政徒步都門請余
言以記之夫余蒙福於河澗之九里席蔭於鄰邦之

二天卽徵請能已於言乎余惟公之善政非片珉所能悉要由今陵以追昔陵公之政其真不可及矣昔父老自郡之東北來者問長吏狀則蹙額賢否未計也今且侈口名杜而津津湧色詡他邑矣非必盡知文亦以魏聲灌也陵之民昔健訟有司臆決肺石多飲啼奸民且以爲得意今公且如課家人事立悉民隱奸宄爲之氣沮復期望之日講明

聖諭勸民息訟而階清如水矣周禮比閭族黨之法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此卽今之保甲法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也昔之令視爲故事卽偶爾舉行反借爲厲民之階耳公嚴於稽察親履花村逐戶清查不費民間一錢六年以來逃入絕盜源清四民且各安其業矣陵稱瘠土昔之逋賦者日纍纍于庭卽日計民而鞭笞之頑如故耳公下車以後止羨餘禁火耗且設程月始一督以故輸納恐後民不病而徵輸賦役宿餉俱起也昔之令苟且目前按例而行狡胥因而爲奸追呼者日囂於野山村之鷄犬弗寧也公一洗陋規城社

廝走却立竊歎竟無敢言例者片紙榜門如期而至

則吏立冰上而鷄得棲犬得臥寵下也昔之令刑
名錢穀簿書期會此外卽隔膚之痛癢矣公於簿書
之暇卽思爲

朝廷育材晉諸生而訓迪之獎借之升堂問業考課
弗輟士亦爭自琢磨庠序蒸蒸然有起色矣他如清
戶口革贖錢裁行戶勸開墾禱雨立應通道惠商某
也利某也害某也利害半必鑑髮而後止某苗某莠
某苗莠相雜必終畝而後止大抵公明敏精勤忠介
性生實實以如傷摩百姓而斷斷以不欺報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天子者也至於嘉惠陵邑澤及百世如鼎建學宮創
立書院占星揆日遷之善地竹頭木屑皆親爲綜理
異日人文蔚起科第連鑣陵之人歌思我公者且沒
世不忘也王沂公范文正之興學養賢何多讓焉余
漫颺其畧亦管窺蠡測爾會何足盡公之大也至若
立朝建明奏補天浴日之奇名滿天下聲施後世光
國史而銘鍾鼎余亦得藉手以文經生之陋行且爲
朝廷得人慶爲同榜生色喜而中丞公之薦賢爲國
更不可泯也以是壽之介石記之學宮仲後之君子

無忘嗣公之烈亦以明余與陵之紳士非以言私公者也公諱必振戊戌己亥進士卧雲其別號也

創修孫公峪新路碑記

陳廷敬 郡人

潯郡環山而立居太行絕巘據中州上游山嶮而峻水瀑而陡居民往來商旅輻輳每當嶮阻阨危驚心駭目則絕山通道爲最急云屬邑若陵尤在萬山深處東鄰其城南接寧邑道路嶮巇幾於懸度之阨遺山先生所謂太行頂上俯視中州九千四百八十仞卽指此也乃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商旅往來必由

陵川縣志

卷七 藝文三

三

於此舊有小徑歲久爲山水所噬逼窄難行且多河患土人病之時欲改修而力維艱故謀率輒輟瑯琊孫公來令茲邑廢舉利興色指事集聞鳥道之崩頽卽切已溺之思親履山谷勸率鼓舞于是遠近歡赴大有子來之意以康熙八年四月僱工於山至再歲七月頓成康莊始於陵之冶頭至輝之平羅斷者續之高者下之阻塞者鑿通之蜿蜒百餘里凡土石傭力之資費金三百餘兩山中村落如孫公峪蓮花村自兵燹之後久無人烟公設法招徠勸給子種開田

若干頃昔也爲荆棘之林而今日禾黍油油雲疇片片矣昔也爲虎豹之窟而今日居民叢集竟成樂土矣昔也望巖而思阻今且與馬奔馳山無畏塗矣公之嘉惠陵民與鄰封之民不僅一世而已也異日奏蕩平之績廣梯航之化公之於陵已見一斑工旣告竣出其途者食公之惠而不能名公之德更欲壽之瑱石以傳公之利賴不可以無言余郡人也與公爲同門友今且沾公之餘潤謹述其年月起訖以記之是役也宜系公官比太史湖宜誌公姓比白公渠宜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五

頌公德如呂公堤宜代民言非余之私公諱必振山東諸城人戊戌己亥進士卧雲其別號也若左右厥事勤勞最著如鄉民李紳等并書於後亦春秋不沒人善之意云

修平田古道碑記

張琦 邑令

古者塗人以時平治道塗遠則行旅負戴者便近則農牧樵採者便因天時達地利盡人工制甚美也平原孔道猶將疏壅補缺况太行深處山折雲水嚙石鳥路猿徑肩輿蹠接之險如古人可畏可叱者可不

以時平治之哉治迤東委宛村落瘠田畊石石竈炊
烟所借以謀朝夕急公私者惟負販是賴一統志所
載平田水接河南古道邑民行來治生是衣食之府
賦稅之資也茅草弗剪石斷弗續將鞠爲茂草矣且
將爲蝮蛇豺虎之叢穫不有歲則且不止爲蝮蛇豺
虎之叢矣識者憂之而土人之憂又不在是不過爲
策蹇負荷謀朝夕急公私計耳然而未易易也夫深
山窮谷若得賦稅衣食厥有攸賴于于徐徐不識城
府爲何物此無懷葛天之民也爲民上者能使深山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窮谷之賦稅衣食厥有攸賴于于徐徐不識城府此
軒農華胥之治也乃有姚庄村居民李時明等欲以
牙齒之餘潤修山路之廢窳懼董率之無自也請命
于余余嘉其義舉迺特許之又懼資力之弗繼也而
募於衆衆信其義舉因共成之綿亘二百餘里閱三
年所如竣厥事此豈一人一家一村之利哉便農
牧通樵採土著之近者利焉邑之策蹇負荷者借此
以爲衣食賦稅之謀土著之遠者利焉鳥路猿逕忽
焉堪輿自使他邑之行旅皆欲出于邑之塗此不但

邑人遠近之利也厥功頗不偉與爰俾數語以勒諸石

重修真澤祠碑記

馮肇萬 邑人

天下事理與數而已聖賢窮理儒者信理曲學竊理異學就理大要造到極至處則吾儒之所謂聖賢二氏之所謂仙佛殊途而同歸也若夫天運之推遷人事之變更地氣之盛衰境物之興廢是有數焉不可誣也蓋理以定數數以彰理故先儒謂易專言理而不離乎圖象邵子觀物內外篇似專言數而必有理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七

以主之唯聖人理定足以勝數則窮理達化之極致也後之人忠孝節義做到恰當處精誠所貫亦時而爲聖爲神爲仙爲佛與日星河嶽同其悠久此亦數之所不能囿也吾邑冲惠冲淑二真人其仙跡由來載之邑乘者已無容贅至以粃粃柔質遭繼母之酷虐此數之無可如何者也而獨能純孝不渝精誠格天白日飛昇與造物者遊是非理定足以勝數耶其一二遺事如大宋川兵西夏餽餉以足軍食非所謂有陰騭者得登上仙耶此不獨行雲解珮當聞風而

媿卽參同契所稱通德三元金母玉妃之秘何以加焉祠居鳳山之西萬峯矗立溪流環繞志所謂西溪春色是也每春明候桃花流水與長松相映帶大有武陵風致道書所謂洞天福地想當伯仲年來兵燹屢更風雨剝落蟲啼寶座鼠躍香牀惟有斷礎頽垣與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令騷人詞客過勝地而增慨每厯禹錫之悲者有之乙卯春暮汝陰張侯治陵甫闋月民安于耕士安于肆商賈安于屢行旅樂於途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魚鳥之樂澹然自若也乃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乘政暇游息溪山時同二尹胡公及諸紳士輩萬亦得侍側云長嘯清歌談理如雪私心竊幸庶幾不虛此游歎及瞻視廟貌鞠爲茂草遂集太清觀社首而論之曰神居斯土大節彪炳非淫祀也溪流繞壑長松棲雲實稱盛地乃聽其頽壞而不整豈所以妥神庥備觀美耶遂捐俸以爲衆倡而贊勦厥事經始以及觀成則胡公力尤多焉工起於康熙十四年六月告竣於康熙十六年八月朔修門樓三楹東西角門

二楹鐘鼓樓二座重修西梳樓一座補修中殿寢宮

東梳樓金粧聖像及丹堊兩廊頓使斗拱霞雕甍
麗日雲山起色廟貌改觀僉曰神之靈也侯之德也
余曰是蓋有數存焉而揆之於理更有足信者昔穎
潁之勝以歐陽永叔傳雁蕩之奇以謝康樂傳赤壁
之秀以蘇長公傳使柳永之山水不遇子厚則愚溪
鉅鑄諸勝不幾與溝壑同湮哉是則溪山之靈待我
侯而益著數已前定之矣况侯以理學大儒非崇二
氏之教者正所以表忠孝勵節義使過祠觀感皆有
所興起云耳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元

重修王兵憲祠碑記

平鄧鼎

邑令

祠者祀也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生有功於茲土死血
食於斯民於祠非淫於祀非賣祀之者非諂而受祀
者無愧也明季崇正三年歲在庚午猗賊肆虐陵城
幾陷幸兵憲王公十月蒞任分巡知賊之情形遂思
剪滅辛未春先遣中軍陳承業指揮張承龍專一保
守公會晉撫朱統殷宣大總制張宗衡大破賊於桑
子鎮嗣後累出奇兵追奔逐北直至深山馬武京寨
斬獲餘黨城賴以全季春二十八日事也陵之神於

耆庶歌功頌德立生祠肖像祀之辛未艾月甲申口
勒石誌之會不幾時流賊復張如蜂擁如蝗集公與
之爭險各營山頭賊緣谷而登大譟擊其東而西不
能顧攻其南而北不及防孤軍四應矢盡弦絕空拳
不可張而白刃卒難昂矣遂爲流矢所中而沒於陣
焉從之死者則有陳中軍承業張指揮承寵二人偉
哉全城者功也陷陣者忠也嘉其忠則在國報其功
則在民戴其功而哀其忠崇祀益篤延及我

朝迄今七十餘載風雨漂搖廟貌傾頽不爲修葺將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四

至圯毀鞠爲茂草矣後之人何所據而憶公之功受
公之靈乎予待罪陵邑九載於茲久擬重整以饜宮
暨文武諸穀神祠次第落成今於康熙庚寅清和月
吉偕我里老都燕等鳩工庀材重加修葺焉庶使登
臨瞻仰者僉識其里居則山左掖縣也誌其姓氏則
名曰肇生號曰東里也紀其功烈則殺賊全城而欽
其忠節則陷陣死亂也烏可以無祀爰紀述而鐫於
石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日記

聞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韓公
之言也陵章處太行絕巘地瘠民貧惟藉神庥俾得
生聚故飲和食德者罔勿敬共明神焉邑之東川層
巒環繞萬水彙聚凡接壤之區於斯待澤茲地舊有
武曲關帝神廟聖像係純鐵鑄裝其靈應如響爲明
萬曆二十二年完君諱東氣號明宇來知是邑所特
建也歲時致祭以禱雨暘時若且使闔邑士民於讀
書力田之餘瞻帝像而知敬肅仰神威而興忠義事
神治民完君有焉迄今百有餘年凄風苦雨棟宇頽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圯垣墻剝落迥非曩日之鳥革翬飛也雖帝君靈爽
振古如茲而棟桷維新於胥孔亟闔邑紳衿耆庶人
思重葺惟是工力浩繁輿輟屢屢丁亥秋謀於予因
思修廢舉擊守土之職前宰劄美於前敢勿繼盛於
後謹捐薄俸精神士庶共欣樂助倅尉鄭孔三君學
師王君更爲鼓舞爰是鳩工庀材卜吉經始舊蹟大
門三楹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今則大門增建九
楹中卽奉神之樂臺東曰大觀亭取義於登斯樓者
千峯極目四野在望也其西樓上下爲住持翻經香

積地正殿較舊崇高三尺左右各三楹東西廡各五楹丹墀金碧廟貌聿新炳炳乎爲東川巨觀也願邑中紳矜耆庶及官斯土者敢云邀福乎亦祇肅其觀瞻欽帝德而仰神功追前美以盛後傳爾是役也厥工匪易賴衆同心經始於丁亥之孟秋告竣於戊子之季夏欲知萬善之攸歸端藉後起之賢哲俾永永於於直與帝君光同日月爲不朽云因列始事董事諸君及助工善信姓氏更欲使後來者共知是廟爲千流之砥柱百谷之朝宗弗作尋常古剝觀是爲記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四三

陵川重立義學記

雷正

巳令

宋之晉城去陵川不百里而近純公鄉校七十餘所被其教者高平陵川爲尤至今郡中書院一村猶可尋流風遺韻到今不歇也陵川寂居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沛然莫禦抑獨舜爲然哉雖然學者之良知能亦必有發之者傳云處士於閒燕見異而遷爲弓爲冶弗能爲良也鄉校之設任地程材意何廣與陵川有田百六十二畝爲前黃令國瓌及義人徐

昆所置以食求學者閱八十餘年事墜川淹久且亡

秉正於乾隆三年來蒞茲邑媿負令長踵先賢服教
之鄉懍然欲振廢而懼未能獨念純公語曰苟存心
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因檢故牒再覈遺田遂中上
官得請立學既有以供先生之束脩又必思有以安
生徒之寢處爰修東城王觀察舊祠堂延邑之鄉貢
士和先生升是席西郭則斲托神宇以和之門人徐
生爲之師夫州長掌州之教月吉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縣正鄙師官也師也正去諸
生不多時舊業尚可問而局于簿書期會不得與學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三

人同切劘願先生設教宜先之以德業而後及於文
章勿以急功近名爲招微酌白鹿洞教規率其則而
立之準俾學者追古老之素修永純公之遺思窮山
僻區尙專絃誦日

聖天子亟思長育人材以爲邦國需

特頒十三經二十一史於學宮用厲寔學不爲虛求而我

義學之師徒亦用砥於寔學以助師儒之董戒陵川
學者仍如牛毛野處晉城之治于今猶存正之願望
其奮矣乎

伯常先生曰陵川學者以郝氏爲稱首郝氏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東軒老人始郝氏八世治經力行於金源時皆學而不仕其先受業於程伯淳先生之門故其家學獨接濂洛東軒有高情而無復世味彈琴詠歌鶴爲起舞數世聚廬庭樹棠棣以棟華名堂時族大兄命異居老人泣不食曰吾業儒何以爲訓將服義而死諸兄懼復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棟華其盛清卿君源老人從子也次爲家督教益謹雞鳴而

陵川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三

四四

冠衣杖而立於庭諸房子弟婦媼咸秉燭闔門省父兄舅姑退而執業歲時燕集中堂上下肅然晉卿君清卿從弟其教元好問以孝慈爲器巽其而後可學巽然公輔器而適叔世來背墮門卒於流寓賢卿君天祐老人子往來箕顛欲追巢由天人之學瑩如也朝士欲致之挈家避岳阻人知其處又遷去没于兵和之靜直君伯常先生父没之前夜命其子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四疆起整衣冠咄嗟曰發志氣書

西信界之曰是衣德之問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

爲木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又教之以忍曰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滔天之心常在子三一經伯常次
彛仲常治經力行仍守高曾學而不仕之義次庸季
常於兄經使宋請介行人以問罪至建康幾死者凡
十數劉因曰事雖無成亦可與有爲者郝氏之賢不
盡著其可見者之數人噫嘻棟華之堂猶是也高風
亮節恐而與此終古其遺迹猶在人間登其堂歌於
斯哭於斯也行其庭某在斯某在斯也其可知者諸
賢也其不得而知者感在而不失其倫也瞻斯堂也
儼乎其秩秩也雍雍也爰立之室而系之以銘辭曰
韓韓常棟有專其華以似以續事生留遐人之視茲
道之從之隕落不復而貽之悲鬱彼蔓草被茲垣墻
載樹之棠載承其筐道不從隕用奉其芳以旁皇乎

中堂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五

創修水利橋碑記

曹延庚

邑人

余顛躓數十年過天目探禹穴德不能遠孚惠不能
周布清夜平旦每有餘誠近矍伏山中唯蒔花種竹
間酒敲詩和與講山林經濟而已然思孔門論仁切

近處以立達爲第一義韓昌黎云博愛之謂仁昔人亦言誠有利於民吾何愛於髮膚靜言念之所學何文利物濟人竟不能一見之行事乎無已唯桑梓之邦苟可以利物濟人者阿堵中物皆可棄之如遺焉吾邑居巋山絕嶽其岩谷渙若奔雲錯若置碁屈曲盤旋有如搏噬唯有邑以西畧有平原十餘里外有魯山村居民之東西奔走者必由於此路窄地險土人駕木而橋行人過而恐悸余日擊心動欲勸爲石橋利物濟人此或亦一端云雖德不能遠乎利不能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吳

周布桑梓之邦未必無一益也然濟川非一楫之用而大屢非一木之力獨爲君子昔人所恥苟懷利物濟人之心者想有同心是爲記

孫公祠碑記

曹延庚

邑人

治沃土之民易治瘠土之民難沃土之民平其賦稅禁其淫侈因其俗而利導之則已歌孔邇而戴父母矣瘠土之民疲癯殘疾之狀流離瑣尾之形非寔寔撫摩煦育如古所謂伯父伯母者則瘡痍未易起也瑣尾未易康也陵瘠土也邇以內原額設三坊五廂

獨西關南尤瘠中之瘠也山邑多石田而此廂之分
土未及他廂之半則瘠以土他廂丁多而戶饒此廂
之戶口又未及他廂之半則瘠以人浚邑無素封而
他廂猶有善蓄者此廂之民且盡呼庚而呼癸也又
瘠以財而一切經費力役皆與他坊廂等不獨瘠瘵
未起賴尾難康更有逃亡而不忍言者自我侯下車
以來深仁厚澤淪洽於陵之肌髓者非名言可盡至
於賦役維均蠲一切額外之費除百年積弊之例卽
如更夫小務亦照丁而輪次無徧勞逸之嘆侯之留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

心民瘼雖小亦悉者如此窮民始蒸蒸有起色矣是
民皆戴我公而此廂之民尤沐深恩也今侯且台省
虛席大拜指日此數窮民相聚而爲侯祠祠之而不
能已且屬余以言夫余亦沐庇於我侯之二天安能
名其大愷代此窮民達其期望之心而已若夫寔心
寔政傳之永久播之遠近則

聖天

子御屏有鐫名公有

記而閩邑紳士庶民口碑更遠

暨矣又非余言之所

能悉也是爲記

天下事疎於微積於漸而卒至於不可改行行然矣
惟通達治體留心民瘼者爲能防患於未然昔周公
勤勞王室作未雨綢繆之詩孔子稱爲知道義深哉
我侯王公之修水曰蓋深得此道矣水口近城里許
以土爲腹每霖雨泛濫水與土爭其漸湖底水口壞
則縣治壞必至之勢也先任汝頴張公同固始胡二
君伐石鋪道築臺建閣使水不得與土爭且蘊隆屢
氣引翼川靈壽諸石者不朽矣詎意十餘年後水激
石泐道既崩將有關傾之勢夫將傾則猶未傾也在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四

傳舍其官者鮮不以爲無足慮而公獨思患預防慨
爲久長鞏固之圖廼謀於二尹顧君曰此縣治急務
也修之其容緩乎夫前功之易毀者由閣前行水處
陡而深衝而不紓以故潦波噴蝕脆不可久今欲修
之非僅補葺以苟且目前閣前壑宜乎之石道衝宜
行之庶幾可多歷年所甚矣公之憂深而慮長也且
以利民之舉不欲賤民自捐俸金鳩工庀材主民願
輸者從便命八坊鄉約等俾敦厥事咸奉命勤謹時
爲省試以鼓蒸徒任輦之氣加以顧君之協恭宵旰

耆課共勦成功由是深者以平衡者以紓增舊制而廓大之縱二十步橫十三步經始于丙寅四月告竣於丁卯六月工闋兩載利賴萬年事成勒石而問言於余余思公自下車來百廢俱興如築城疏渠葺學建峯等政已殫乃心力而旋復先勞及此真若家督之於家然一壁將隙則窒之一棟將撓則持之預爲子姓綢繆牖戶之謀有如是哉使孔子見之當必稱爲知道者至於同心協力相與有成固顧君之賢益見公之善與人同也以此光映前人先名杜並美矣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四九

記之以風來者倭知有其舉之莫或廢之之義云王公諱洪遠號廕生浙江山陰人也顧二君諱陵號漸鴻江南會山人也趙幕君諱皇輔號相九直隸清苑人也

脩來亭小記

武 仟 邑人

族兄錫侯構亭三楹高曠明爽以爲子弟讀書之所庚戌夏吾族脩譜其中端揆兄命余名亭且爲之記余曰弟自少怠於學時藝尙不能工何可爲此以貽後人笑端揆曰異弟一言以爲子弟勗何回辭也余

因領之見清溪胡公題厥脩乃來匾即名之曰脩來亭蓋吾人讀書非徒吟哦章句之謂也易云進德脩業詩云切磋琢磨論語云博文約禮孟子云深造自得以及大學之綱領條目中庸之中知位育聖人之教人明且盡矣子弟閉戶窮經恪遵聖人訓言將窮而在下則著書立說達而在上則致君澤民德業文章彪炳宇宙流傳後世卽以是亭爲杏壇也可卽以是亭爲白鹿也可卽以是亭爲天祿文淵也可端揆曰斯言過矣今之子弟何能當此余曰不然吾人立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志當以古今第一流人高自期許烏容貌小爲也端揆曰小子聽之必如某言乃不負吾兄構亭與胡公留題之心

重修龍王祠碑記

馮魏邑人

鍾竟陵有言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亦不易也若摩崖石經許公書頌焉韓陵一片石柳子厚山水文則佳矣他如鈞深紫遠字語險晦以爲佳則夫吠豔嘯惡書穴石山水奇而碑斯恒矣山水勝而碑斯污矣吾邑居萬山中西南五里外鳳山而西諸

山秀拔環繞溪流若讓若爭若送若迎劈之爲林蝕之爲竅峯若劍擊石若虎兕靜聽溪流與石相薄如旱雷如哀玉如琴瑟鐘磬之鳴諦觀也或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骨瘦露處鐵壁綉苔長松時作海濤聲中有龍祠泉源出其下故老相傳神龍潛於斯山大爲民福水溢旱乾有禱卽應邑侯苟公集居民新始於康熙五年七月越數月告成謹記其年月因山水而碑之碑之而不汚山水之眼則予之倖也夫

香磨河窄港口開修北迪路記

王中璣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修路避河者不惟去河之患必欲兼資以爲利也但欲資其利又恐羅其害預防其害更慮失其利則爲興利除害之計者夫豈易言哉試觀古今來神禹之治水武侯之修棧蘇公之作堤蔡令之築橋無非却其害而近其利也陵邑嵩陽里香磨河窄港口其道東逼齊魯南至中州北達土黨鄰境接壤商賈旅客熙熙攘攘跋涉奔走僉曰水港狹隘峭壁林立冬則凝結成冰有顛仆之患夏則暴雨若發阻來往之行運轉販興艱難莫甚爰是觸目警心者情願修葺之

北迪鑿石開山躲河避水以便行走大有裨益誠千古之盛舉也地等別逢

世德配天地仁祠日月享清平浩蕩之恩幸際雷公政
假名杜愛民如子沐慈祥惠愷之風茲有全真宋道
者素切援溺之懷更存樂輸之心因協借士王中瑗
曾捨橋梁善行耿耿又會同各庄善信等衆公議捐
資更募十方共勸厥事以成美舉命役鋪方經營開
創隨時通修經始於乾隆五年四月廿七日乾隆九
年七月初一日告竣夫修路所以避河而不知寔
陵川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三 五三
爲萬姓養生之本源也陵邑土瘠食艱河南田肥地
潤往來貿易時通有無或徒步以任重或執鞭以馳
驅搬運適得其便行路不嘆險阻商旅悅服人民踴
躍自奏平成之福享安富之樂而要其大開坦途總
不外治路以避河患也庶幾永保其有利而無害焉
耳是爲記

創建望洛書院碑記

范泰恒

河內人

我

國家廣植人材以興教化其在京師而有國子監而直

省郡邑咸設學董以師儒之官未足也又命直省各
建書院以育教之夫前代書院創自下而毀之或在
上今則開館延師發帑金厚儉廩秉爲成法休哉人
文成化於古有光非適然之數矣陵川僻處萬山舊
無書院年友陳君泓茲土則上下一當道謀創造之
闔邑縉紳先生及好義之士亦樂相與有成也經營
規模既詳既具而丐余記之余惟明道先生令晉城
擇俊秀親教道之禮樂之化達乎鄰邑故陵川郝氏
世守師傳至文忠公而大節炳著爲時偉人文宋余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三

魁鼎元者六七輩蓋其盛哉其在於今學宮猶是第
子員不缺也數十載來士氣抑塞儒術亦陵夷衰微
矣豈山川淑氣磅礴而鬱積昔靈而今否歟抑官其
土者視人材爲末務不以明道之治治之歟又或鄙
夷其民見其難爲而不爲歟夫昔人所過者化風且
及旁縣而乃一邑之內數十年之中並未有通其漚
鬱者或鄙夷之抑又甚矣噫此髦士之羞實長民者
之過也抑又思盛衰何常轉移入陵川自臨大業
設縣役戡沒無聞近五百年被明道之化則盛歷金

而元則尤盛夫盛極必衰衰不極則盛不閉抑且不
久振而起之式光前徽未有急於此時者也而陳君
不費公帑肇造宏規以稱
國家廣勵人文之意其陵川復盛機乎而君之爲政則
誠知所先務哉且君之望於陵川者不但工詞章科
巨顯赫如宋金諸公已也將欲成德教而美風俗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一如明道之在晉城也而諸生以
治經爲家法爲北方延道脈

朝

廷植綱常雖使文忠復生當亦未肯多讓大中丞嘉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此盛舉榜曰聖洛蓋亦默喻君志矣諸生願名而思
其義尙勿自菲薄哉又昌黎刺潮州命趙德爲之師
士皆篤於文行然至今潮之人不多遊德而頌昌黎
之功不褒君以年友故延余主教而自講指授懇懇
不倦君之教備至余唯相助爲理耳繼自今有違右
德延及齊民所謂耒耨而鋤四野相望者不啻昔人
夫云也而昔人教化由晉城而達陵川者今且山陵
川設太行達三晉矣君之澤可意量哉且夫事難作
始亦須圖終後來者守而勿失或更光大也並有同

心而君固不能無望也諳不可辭遂拂石而勒其事

捐施書院屋宇記

范秦桓

河內人

年友滇南陳君蒞陵川念茲邑地僻民樸文物不彰
百務未遑謀創書院以振興之闔邑縉紳先生及里
巷慕義之士感其盛心願相助爲理捐金錢各有差
以備束修之用諸生膏油之資而遊息無地方紆籌
策邑庠王子慨然曰此吾事也面請令君願捐屋一
區俾作書院乃奏請當道減報可王子義聲一日而
播三晉按是屋北七楹樓凡三層東西序爲樓六楹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南樓數如北層三之二高厥軒爽棟宇華好計其始
作費金錢殆數十千令君與諸人士念王子今非素
封雖樂善不欲竭其力議僱以償王子固不肯受諸
公益不安又重違王子意出值半強投焉王子亦懼
拂其意則不得已勉受之餘所捐仍不費云昔太原
王烈隱居不仕徵博士不就人號其鄉曰君子晉之
人今猶道之然其他行義不概見今王子寄跡賢宦
詩文自好泊如也事親惟孝於弟以友聞鄉黨間則
循循退讓羣推長者而義激於中復爲長吾人材地

較烈殆不甚愧或有過之者噫何王氏之多君子也
抑余觀世之隱居者求田問舍老不倦勤鄉黨鄰里
尺寸地爭不少讓甚者骨內鬩席交搆不勝若王子
指已產爲入謀或非笑之班深適而不肯爲焉嗟乎
王子安可幾及耶且王子屋宇可指而數也去華屋
居卑室急於義而不自安視世之勉強施與捐所餘
以市恩者其誠其僞相去又何如繼自今絃誦有地
人文肇起書院一日不朽卽王子不朽矣立德立功
蓋可忽乎哉令君於捐貲者旣樹坊四鎮以表厥美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五

復思王子義甚高聽其捨沒不彰不忍也且無以爲
作善勸尤不可於是伐石而記之然是舉也殊非王
子意非王子意而王子益遠矣王子爲誰名慎修字
乾若號松年邑庠生云

重修水口鎖水閣記

范泰恒

河內人

陵川陳令君念切民依興廢起墜書院開文峯時水
口鎖水閣次第亦觀成余初至此課講暇散步東郊
高閣聳日跨長澗而立澗承邑水瀉出之折而注東
北邑旣窩山中山環水急漚迤一流而博澗又迫東

山趾激蕩噴薄數沿數崩口類若缺齒閣久而剝上
兩旁風壞不可支顧舊且恃土抗水土弱水悍石頭
不可抗培而易圯其勢也令君相方視趾謂不大培
之蹟且不固乃驅石爲基礎以立鐵承高就下積壘
凡數叠又水氣浸鐵膠石爲一暴流至呼吸通暢勢
不可復嚙本固乃新閣閣益大壯而水日濶丈有五
尺長十倍岸其旁而雨之如長之數其費則邑紳士
庶樂輸云嘗試登而望之羣山屏列嵐光欲射文峰
遙掛影送夕陽且晴空濛濛則古寺煙雨也蒼翠凝

陵川縣志

卷十七

藝文三

五

雷則巽宮栢叢也微風乍來奔騰澎湃則菊嶽松濤
也郊技逞能座收檻內大觀哉是閣也令君曰唯唯
否否是非予所知邑甚矣憊寧止暴流哉人文閱厥
光蓋久矣水弗暢氣弗聚何怪今陵川弗昔陵川也
且予卽不敢罪地脈而萃秀以膏庶幾克昌使地脈
治而竟亦不昌必有變其質者予自爲懼且爲陵人
懼而大觀何有焉嗟乎爾令君言是誠陵之厚幸也
又邑尉沈君延鈞實左右之就厥功八坊鄉保咸効

奔走弗怠也例得脩書云

夏禹鑿龍門通水道去物害也唐后建寶塔崇雅教
誨民誠也大勞莫大于鑿而爲民則自忘其勞亦
莫勞于建塔而害民則忘民之勞吾今人不相及蓋
如此而或有視民利害若秦越人之相視而固不
暇鑿塔亦不復毀其點者意存害民而陽爲爲民以
濟其虐去故跡錫嘉名曰吾法神禹而鑿孽后鑿之
以去害耳毀之以解惑耳而民且忘其害而樂其名
之可娛也訖數百年莫之悟嗚呼甚矣陵邑西山之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闕曰龍門晚照斧鑿痕今猶宛然旁則塔兒坡塔去
而名僅存夫山脈方騰惡乎鑿鑿矣而建塔以當其
衝又惡乎毀山疆小邑自唐宋金元間理學忠義自
名勲爵赫赫冠澤潞今且泯泯無聞矣虛名增而人
物減孰爲作俑而使陵民至於此極也邑侯陳君甫
至茲事治民安乃輦石補山闕憑基建塔高八九丈
經始於己巳二月六月中旬續用成費金錢數百千
城出樂輸邑尉沈君左右之而終始鼎鑿者則鄉耆
某某云夫山可鑿亦可補補之可也塔可毀亦可復

後之可也。傾否濟也。豈不待人哉。彼憚改作而借口
勞民傷財者。見亦淺矣。且夫爲政無成法。狄梁公巡
河南。毀吳楚淫祀千七百區。蓋佛圖之存者無幾矣。
而陳文惠任河東。則鑿澤州道。移河北。則鑿懷州道。
而太行之險。始通。山何必不鑿。而塔何必不毀哉。嗚
呼。在因地而已。

重建文峰小記

陳封舜

邑令

術者曰。文筆口補辛皆非正論。陵自郝信國忠貞之
氣上薄蒼昊。宋元時英豪輩出。儼若慈恩。拜賜曲江。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九

醉歸矣。日久淩弱其地。靈或弗效也。簿書之暇。歷龍
門。週度山川。自黃沙北折而西。中突。邑治橫帶東南。
而抱郭環拱。五星聯壁焉。獨右嶺。壽然如折臂。相與
肩之。使長蛇硬脊。天_六炳騰空。亦一助也。遂謀建塔鎮
之。厥方經始。獲塔跡。握土丈許。秀若錐。脫穎而出。則
就勢拓大甃。拔之東。臨菊嶽。俯闕南嶺。文峯鼎峙。輝
映三台矣。設也。纓絡。見神龍青黃填。鬼物共光怪。寧
復可量人傑。則地靈。是在生長斯土者。

言以聖人爲至嚮也則會不與焉余考陵章志亦有
郝文忠公棣華堂定拓基植木自東軒老人始樹其
詞云聚廬同食棣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猶非能
論中庸言道引証于唐棣之和妻子宜兄弟夫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何嘆之深而著之切也蓋人生一家
之中兄弟相處最長妻孥離間最易機起至微害于
而國凶于而家拔祖宗百年忠厚之根流子孫數世
澆漓之毒此父母之憂也勞瘁訓護周旋入夢寐而
不安呼帝天而欲告者也所以小雅之杜木刑于至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卒

德有言外不盡之旨合修齊治平以俱來閨門起化
詎小補哉郝氏數代累積昆季七人同居必有操心
慮患是以防微杜漸者屆情孔思刻深于骨肉彼妻
白母時切于呼號不徒炫三鳳八龍之末而已書云
孝乎惟孝女子兄弟則提筆者之偶遺也用補其闕
而爲之記

水滸亭記

陳封舜

邑令

陵川居太行絕頂高聳雲際城邑位置山阿地形故

阜東隅尤甚大雨驟至山水陡漲下流而東分爲兩

此一關外并住林庄諸水直注雲谷圖一城水出東
關繞城垣而南彙同過邑千巖萬壑東轉而下凡五
里許而合出菊嶽山下水自歸大河入豫省余承乏
茲邑時地利課農桑登龍山而望水自竊懼雨水分
注至此合流當必有如萬馬奔騰之勢而水口僅可
丈餘一旦潰敗決裂附近良田百頃有不俱成曠土
者耶乃下溯水口而上得主峯寬數武兩澗迴環中
流峭峙彷彿金鎖爰名主受值增高固本而營我亭
護寄鳳臺沈公會以公至相與登臨顧名思義扁曰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東濼亭亭於乾隆癸酉五月經始越月十八日告成
疊三層高五丈徑圍稱是俯仰瞻眺羣翠環拱魁星
閣遙映於前菊嶽山抱合於後峩峩翼翼矗起陵谷
亦文峯也夏秋天降淋雨水不爲災且遺秉滯穗書
曰有年東關武氏登賢書積數十年而一遇東濼之
建其利溥矣若夫佐理勤勞贊襄義舉者民紳士之
力居多余則何功之有懼歲久傾圮謹書年月以告
後日之長民者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王政之行每搯之自上
現奉各憲飭修道路意甚盛也然大德不獨舉大功
不獨盛好善樂施生人所同四流五衍六度八政以
及九功三德各殊其途歸於一善陵邑在萬山深處
遺山先生所云太行絕頂俯視中州九千四百八十
仞者是也而懷在其南衛在其東彰在其東北居人
往來商販輻輳莫不經石脊絕巘猿投峻壑之區所
恃一線羊腸驚心怵目以達之耳尤衝要者自邑之
八寶嶺至輝之箔壁鎮或通獲嘉修武或達淇衛汴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三

梁或歷彰德以通山左凡潞澤兩郡自西北而來者
熙熙攘攘莫不由之豈可令人嘆懸度之阨乎前任
孫公會經修理利於跋涉歲久傾圯重宜整頓適有
好義如徐本端張臣等議修險阻持簿捐金誠善與
人同民之秉彝當思樂助使山峻者鑿之水隘者填
之陡絕者紆徐之盤磴者坦平之大磧小磧俱成康
莊數百里之內利有攸往貨殖通矣食物平矣居者
樂業者如歸亦君子平其政之一端也余忝不能
獨任而九功三德善人義士何難各分之而載半去

與川作并言是役也增修大王廟一座石橋五座七里池邊墻二千五百步碑亭三間經始於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告竣於廿一年十月初十日功大時久與其事者例應載名

鄉飲介賓厚齋武公傳

沈樹德

浙江人

公姓武氏諱元超字越菴一字厚齋爲陵川望族其先於金正元承安間兄弟叔姪第一人及第者三人登進士榜者一人及有明亦科第相望其祀於鄉之忠孝節義祠及各宦祠者凡幾輩也七世祖鶴六世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三

祖信皆以義賑旌門授七品散官高祖激揚鄉飲介賓曾祖獻策隰川王府儀賓祖諱柱國武學生崇正三年河曲賊老狷狷倡亂蔓延邑之奪火鎮據爲巢穴公應冀南道壯士募領兵殺賊身負數瘡賊平授千總十七年流寇猖獗巡撫蔡公懋德異其局幹奇偉以平狷功賜壯志請纓額以表之卽命公下澤潞督餉未幾省城陷蔡公殉公亦痛哭而死後贈武德將軍祖妣王氏考詳備妣張氏王張兩太君皆早年

天節以壽終詳載邑志公陵邑諸生幼讀書不爲章

句之學卽以敦寔行爲尙時祖母王太君尙在二母節義凜然家教甚肅公奉侍重聞曲盡孝道平日敬承教訓動必循禮母未寢不敢寢未食不敢食凡事不奉母命不敢行公女弟三人慎擇配俱得佳婿治奩具以厚貽不以貧故從薄祖業本無幾數遭侵侮嘗以產推遜同族不與較子弟以家日削爲言公誦漢二疏之言曰賢而多財損其智愚而多財益其過今之貧正汝曹自立之時也以忍讓爲先前輩林先生亨大嘗以學喫虧教訓子孫我愛之慕之願汝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四

曹效之卽公之教訓子孫者平日爲人概可見矣中年備歷坎坷胸次洒然鄉黨推其雅量公遇親戚故舊夷險一節餽遺始終從厚逋負久者焚其券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懇懇惻惻率誘之以善道有聞公言翻然從善者或問公生平何好曰我無好好惟善耳蓋寔錄也乾隆七年邑人公舉爲鄉飲介賓年八十考終方公易簣時呼子孫前囑曰我一生謹守不敢妄爲汝兄弟叔姪自分能讀書者讀

書否則力耕各專其業勿遊手務外忍讓我之家法

也其其守之言訖而逝嗚呼公之去來自如神志不
迷若此配王氏繼郭氏李氏皆有賢行子遐齡早卒
萬齡邑諸生松齡彭齡邑廩膳生孫維金維新維垣
維藩維城維翰維藩未弱冠通五經新補學官弟子
余門人嚴君炳元掌陵川書院教事彭齡率其子維
藩受業於門介其師請爲父傳乃爲之傳

三賢祠碑記

嚴炳元

歸安人

三賢者陵邑宰鄉鄰孫公山陰王公及今陳公也我
國家定鼎以來吏治蒸蒸循良接踵陵邑率多賢宰而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五

其最著者則莫如三公孫公任康熙初年有治行士
民戴焉構祠於學宮西偏地不盈畝屋止二重其後
一重設孫公位前講堂孫公課士所也漢澤相國陳
文貞公勒石載其事至今猶能按文而指數之自孫
公選諫垣後六年又得王公其爲政不出孫公下舊
有祠在邑之東川距城三里然無碑碣邑志雖有小
傳可考而美績之湮沒者多矣按邑當宋金時科甲
綿延簪組相望魁狀頭者七人近則賢晉貢籍數十
年不克與選何昔盛而今衰也其境西界高平北界

盪關東南界豫之輝邑修武鄰疆皆田高土肥家給人足陵邑素封之戶百不得一其貧甚者生且不聊何彼豐而此嗇也夫豈天時獨偏歟地利獨歉歟要亦人事補救之無術耳洎陳公之蒞斯土也甫下車卽以振士風勤民事爲己責不惜俸錢舉諸工作或費繁不能獨任更廣爲勸輸凡邑中所未有者創之其有而廢墜者修葺之十年以來百廢俱興蓋犁然可紀矣陵邑素無書院士子僅就家塾父以傳子兄以傳弟其所見聞皆隘而不廣間有一二自好之士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負笈他鄉亦不能久居力業此功之所以難成材之所以易棄也公首事捐募得貲二千餘金營立書院於東郊自門序以至講堂學舍規模闕厥肄業有地爲之延師儒廣膏火恤勤警惰法無不備復購貯經史子集若干卷諸生披覽所需無外求者抑何其密且周也學宮之左舊有魁星樓歲久而圯公曰文星隕宜文運之不昌也因其遺址而重整之其南里許平岡橫列俗呼南嶺當學宮之午位舊于岡脊建文峰形小而卑公曰是何足以振懦式靡乎遂增其高

可十倍而文章卓然插雲際在時泮水環學宮而西
循者頗謂非科名利公移諸南嶺之下魁星樓之前
使文星與文峰相對峙泮水居中金波射耿公曰是
所以宕漾其文瀾耳後有敬一亭中列聖賢箴銘公
起而新其制曰士監此庶幾省身克己無忘前訓則
更不獨以文藝之末相期許也以故士氣奮揚咸思
磨濯歲癸酉武子敦巍然登高科矣然則後之翩翩
鵠起者可量哉公之所以振士風者如此至於陵治
地形西北高而東隅下每驟雨山水暴漲邑西北諸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水繞城而東出通文橋橋淤居民有患水者公爲濬

治雖遇淋雨不爲災東行三里水勢加迅舊建閣以

緩其行恐洩之太盡也近乃基石漸裂公磊之使固

然猶恐去路濶達一閣不足以畜之復于上游修真

君廟及講武官廨二字參差屹峙關鍵始嚴又二里

至菊嶺山其麓有水口受之此水之自東郊南而東

下者也又東郊之北水一道出邑東北諸山自三元

巷外直搗雲谷闢折而南與通文橋水會於菊嶺山

水口歸大河入豫省公念雨水分注至此合流奔騰

益甚一旦衝決潰壤有妨民田乃泐水口而上得土
峰築亭於是名東漢宛在中央使波流濼迴而去誠
一邑之保障也由是宣畜洩徐皆歸利導而村農服
田力穡灌溉有資比年因以類稔米石值不過千餘
錢公之所以勤民事者又如此若夫邑西龍門陵之
來脈所伏左右山形險峻中作一凹象如門公爲塔
以補其缺使地脈不至中斷又有五谷山在邑東東
屬蒼龍舊立廟於上公慮其壓也遷之而蒼龍昂首
頭角崢嶸突兀此又爲形勝所在士與民均受其利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者也他若於賦稅寬之刑罰減之困窮乏絕老幼孤
寡則矜恤之凡此類有不可一一覩縷者余自壬申
冬來晉得交於公辱公邀余主書院講席於今四載
或得之紳衿之頌說道路之口碑又或從公遊耳聞
而目覩之秋初邑人謀爲公立祠苦無其址以近則
器遠則隔均非善地唯孫公祠在東郊外於遠近適
宜且傍學宮可垂久遠遂議立公生位於其間終朝
而決於是邑人莫不鼓舞懽欣爭輸粟米財物有力
不能輸者求爲傭以效子來之誼公聞而止之弗得

乃召匠石庀良材斲斲瓦施黝墀凡兩月而工成
維時王公祠之在東川者勢已頽廢並遷王公位位
孫公左而以公生位位孫公右改其額曰三賢邑人
請記於余余不文何足以紀述公德第念公之宰陵
視孫公久其德之澤人有過之無不及也斯時不紀
竊恐數十百載後公德不獲與孫公並傳或亦如王
公之日就湮沒耳用不敢堅拒其請畧舉梗槩付之
鐫人雖然公德固非片珉所能盡也公名封爵字號
侯號龍川乾隆二年丁巳科進士雲南鎮南人是爲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充

記

上巳遊西溪記

項炳

江西人

乙未秋余於濩澤時覽陵川西溪春色圖而悅之越
丙申春陵川程侯悟川先生邀余協輯邑乘事酒盞
詩筒唱酬者逾月值上巳告余曰縣治西郊外里許
名曰西溪爲陵川八景之一際此春光明媚君盍往
觀乎余曰諾于是遣奚奴驅欵段芻見巒峰岌業樹
木陰翳中峙一小亭亭畔有沼鏡繞紆廻沿於山麓

如曲水然余與先生玩賞者久之自覺具清流激湍

耿帶左右之致少頃度亭而西壁立千仞間得杏花
數十本冰綃輕疊絳纈溜吹如令人坐太平園內不
數武有聲謾謾然蓋松風也傾耳聽之當不讓陶宏
景欣然獨樂矣迤邐而行且見突中一窩樓臺聳峙
余訝而詢之曰此何地乎先生以真澤二仙祠告於
斯時也則凡峙者流者鳴者飛者紅縵爛者綠婆娑
者萃薈而蓬茸者晻曖而蒼蔚者胥環於祠之外凭
欄對之不覺復有人世間也先生乃命青州從事作
臛鈎促巧計披草而坐傾壺而醉余遂嘆爲圖中所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繪之西溪春色者今始得遊爰不禁拍案以歌曰開
驅嚙膝兮向西溪滿眼春光兮襯馬蹄樹繞綠楊兮
風正煥花開紅杏兮鳥初啼爲尋石磴兮依芳草爰
捫烟蘿兮杖瘦藜喜雨亭前拚一醉酩酊兮嘯把玉
扁提

程邑侯新建喜雨亭記

趙謙德

太原人

爲政者能以民之憂喜爲憂喜則可謂賢有司矣昔
蘇文忠公爲守所在惠澤及人民食其福其至扶風
之明年彌月不雨民憂之旣而一雨三日民喜之公

乃名厥亭以示不忘是則喜民之喜而不自有其喜也程侯之令陵川也歲癸巳夏苦旱禱於山之龍神雨立應先是山有潭潭旁爲亭因砂水漸漬輒圯乃移建左麓會蒼神而亭成遂仿眉山之意顏之而問記於予予謂亭之興廢靡常人之憂喜亦異惟喜雨之意則人心之同然而不限於時者也何獨蘇公爲然詩有之曰靈雨旣零命彼倌人興言夙駕稅於桑田此美文侯之喜雨而能勸勞其下也曰有滄葦葦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言吾民之喜雨而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龍愛戴其上也程侯旣能喜民之所喜矣則凡政之有便於民者皆民之所喜也必悉舉之凡政之不便於民者皆民之所憂也必悉除之審如是則陵之民且將有以亭名吾侯者雖謂千載而下蘇公復生焉可也而一亭之微抑云藐矣是爲記

程邑侯重修四牌樓記

趙謙德 太原人

風化有原在爲政者先之而已程侯涖陵之三年廼重修邑治之四牌樓以其祀郝文忠公也曰士大夫有功德於鄉設祀於社矧公節義文章炳照前史隔

世聞風猶深慨慕豈邑居故里而可湮沒不彰乎然則程侯之葺斯樓其有關於風教匪細也昔程明道爲晉城令以立學校厚風化爲首務其道漸被乎陵川晉絳之間遺風流俗日益隆茂自宋迄金大儒輩出而郝文忠公固其最著者公嘗自言其先世及明道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而至公然則公之人品學術實原於明道之教澤則信乎教之所被無窮而所關者甚鉅也程侯誠能爲風化之先以振作其士民乎將必有繼先賢而興起者何獨斯樓之不朽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矣

陵川浙水記事畧

馮文止

壺關人

順治初突有衆百餘人至浙水村西原人皆軍裝列拂廬取水於河而炊釜薄如紙食已摺疊之射則掠人以爲的村人震恐有斬小崗者村之豪也謀殺賊以勢不敵而止乃夜行請兵於官官許之使小崗執纛而前將達村賊有登高瞭望者官軍一騎馳上上則爲賊猝之顛小崗奮前抽騎者刀刺之斷其首賊歛衆登山小崗索鞍馬刀仗前犯之斬一級而還賊

勇高呼曰小崗好男子明日再來衆戒之曰賊仇汝矣小崗曰固也請兵者小崗殺賊者亦小崗吾不盜賊賊不去賊不殺吾亦不去當一決之耳乃拈刀先登忽巨木塞其路火起烟漲天衆不得進以他道往援則虛無人但見小崗首懸樹間耳同時又有榜黃大王者在浙水之東南三十里嘯聚於梯黃砦故以爲號身長能取人屋瓦勇捷善走其下有逃者嘗親追之途人告以所向則負其人而趨信則禮遣之不信則撲殺之故人不告以實其下亦不復有逃者及我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三

朝

定鼎人思自新乘其陣病開樓板下大石壓之而死至今屋宇猶在丹壘宛然壺關馮文止曰余適浙水故老爲余言靳小崗爲暴於鄉曲者也當流寇雲擾之際嘗大言曰若我得志當令河水盡亦然卒能奮不顧死以脫衆難何哉蓋亂世之材惟人所用撫之則爲死士失之則爲劇賊理固然也夫圖盜於初起一夫之力耳明季綱弛紐解官吏翫寇苟安故榜黃之盜自起自滅並置罔聞吾觀其山川險要蓋晉豫

間道也幸此賊自守無復遠志若其依山爲固左顧右盼則一時不得高枕也梯黃隸修武然兩界利病所關故並存之以俟賢守土者得焉

靜軒武公傳

徐

昆
臨汾人

公諱彭齡字大年號靜軒一號耐亭姓武氏世爲澤之陵川人陵川居太行巔黃圍孤峰雲門神井與狀元峰肖青萍者相迤逗一斗瀑布諸泉容玉漾烟又遙分崙河之脈故英靈所鍾不撥巍科則蔚爲碩儒宋金間及第者七人而武氏居其三卽公之遠祖也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四

有明來科第不絕曾祖柱國應蔡撫軍懋德募佐平河曲賊老獬狴有功後聞蔡公殉節痛哭而死祖脩早世父厚齋公學行爲世所推教子以耕讀爲業傳家以忍讓爲法生四子公其季也自幼承庭訓卽慕程朱所爲學應童子試三戰皆第一旋食餼馳聲膠序九舉於鄉不售然公益守所學不屑屑季子陰符計余曾謁公於燕京旅舍蓋公冢君价堂校對秘書時也价堂性豪爽結駟連騎坐客常滿公瀟然不顧

惟提抱二稚子舊衣冠如在山谷間與余談讀書事

嗚呼公之學不爲名誘不爲俗染酒酒出塵乃爾耶
聞公教授澤潞間從者甚衆把酒夜談或及史册中
制度官爵地理人物娓娓不倦人人愜其意而去惜
余來澤晚不獲載酒問字耳公家素貧然量力助人
婚葬已丑歲歉復罄所有周黨閭市小兒賣餌者糶
物碎所携鶯啼曰今晨吾母氏何以餐公適囊粟過
其前卽脫囊付之蓋公之仁心所觸雖小不遺如此
論立品則曰當思不朽二字論處世則曰須明喫
二字論讀書則曰當體喫苦二字嗟乎味此三言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五

公之大節見矣此卽可以近傳庭訓遠追殿撰而
武者也豈必科名哉公竟以歲貢終其身子二長維
藩乙酉科拔貢充武英殿校書次維城廩膳生皆磊
落有英氣贊曰陳說巖相國言庸德者衆人之所去
也公之醇謹篤樸殆庸行與余謂庸爲中氣聖門心
法他或負才質好爲孤峭奇偉行苟鍊其才而學公
焉足矣

侯烈女 蔣孝女 合傳

徐昆

臨汾人

陵川石門村侯肇積女麥姐自幼許字同村邵聚庭

子春成有盟言無聘書也父厭邵貧欲悔盟女聞之
謂母曰一女守二姓可乎彼貧命也寧甘之母勸父
父曰我未受聘何害遂許他氏納聘有日矣女潛至
邵家謂姑曰兒邵家人父欲敗盟謂未聘也蓋於某
氏行聘日亦聘諸至日某氏聘甫至邵使亦往父怒
摒邵使者於門外遂受某氏禮母曰奈何女曰兒有
定見矣母方在中饋女遂登樓縊死年僅十四嗟乎
日柴米夫妻之風澆翁子妻不能忍數年之窮以待
翁子之貴他或晨炊不繼閨庭豁勃枕席詬誶不能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六

去而欲去者不勝數侯烈女獨以之死靡他之操先
打破貧富關頭使得遂初志則茹蘖食竅白頭無厭
豈顧問哉幾諫不從行術不得終守其志爲邵家死
嗚呼烈矣且夫烈女非不知父爲舐犢之愛也非不
知默從父命不義歸於父而已無傷也年甫十四非
必陶染於詩書而勉於義也亦非謂父子之恩不敵
夫婦之義不從生父命而爲邵氏死也當其勢不可
挽舍此安適而烈女之心苦矣誰謂薄於其父哉

同時有蘇孝女者孝女爲高平縣平頭村蘇德行女

適陵川縣花落村程鐸數年矣父患咽喉五日不食藥無效女憂甚適巫者曰非服親人肉不可愈女暗以刀斷小指用火煨研末入酒奉父服之疾果痊後見其以帶襯手狀亟問以實對父愴然傷之疾復作遂養病他所令於家曰勿令若女復歸寧家中雖供饌不食也病數月終不愈女潛至家自嚙臂肉煨熟置親戚所饋餽餽中囑侍者以進竟復痊或曰割肉奉親非中庸也夫孝女一聞巫言止知有父而已小指一斷痛也連心父命遣歸婿定聞知縱天性偶激閨中兒女之戀寧無痛定思痛之囑而孝女一割再割他罔顧忌彼其心謂父兮生我我身即父身而已柳崖子曰侯烈女非不從父命也不從父不義之命也使烈女處孝女之所處知其顛天而代矣豈獨能爲夫死哉烈女不從父命以一死保其身孝女則不忍其父之死一再傷父遺體而不恤至義至情於兩女子見之矣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孤石記

徐

見

陵川之境多山多山即多石石而者磊者礧礧者仰而

嶺嶺若笑俯而鬚鬚若崩薄者磷巨者礪雙石疊聚
石嵒不則以小山馭大山而翫翫若奔皆不可謂之
孤也間得卷石於坦坦地小矣而不能成其孤米家
一品石則品於一耳又非孤山有孤峯是峯之孤非
石之孤林處士隱居孤山孤山石皆可因山名孤而
不得以石爲真孤三公非孤號公孤則以尊而孤人
有廉隅爲孤高有清操曰孤介孤高孤介皆取義於
石非石也乾河道中有石乃獨以孤名石不知何來
大可畝許四面多岑嶠石不與之連故孤驟瞥之若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六

碎石卵經火煉而聚爲一故孤石旁更無石能於萬
山中擇黃軟塵傑傑於芳草蒿樹間故孤環石多居
入名孤石村石有隣孤不孤矣石下爲孔道肩負熙
熙似爲石來老幼攘攘似爲石往吾欲彷彿六一居士
以不孤爲孤携一壺酒一卷書坐孤石上看孤雲出
岫獨酌而酣便放孤鶴於青霄間看其孤舞以待東
方孤月之上獨歌獨嘯令行人予予駭觀忽疑石化
我又以爲我卽石也夫石得我而不孤則我獨得有
此石我有此石而不能名此石爲不孤之石則他石

不能並其孤吾不怪石之以不孤爲孤獨怪此石於
巒拱輪囷鉤闔屏翳中孑然自喜又夷然不與世爭
也石乎石乎殆陵川有而天下無乎或聞孤石之說
褰衣願偕吾曰寧孤往

重修文廟碑記

施敬勝邑令

古者學校興而道出於一三代遺規猶可考見自王
太子以平無人不入於學自天子諸侯之國至家尊
無地不建之學春夏于戈秋冬羽籥無時不厲之學
法若此其備也士之入學者鼓篋遙業見節踐義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九

禮和樂以養其德器蓄其材能習其容觀教若此其
詳也於此祭祀於此養老於此授兵獻獄當是時道
外無學學外無政故賢能以興風俗以茂於戲何其
盛也自三代之衰龐言雜起夫子以學集羣聖之統
道有所歸而世宗之者未至自漢迄唐廟與學未合
爲一宋以來始使士分治五經專業四子廟制則易
先聖曰至聖仍先師之名庶幾道出於一矣今

國家重道崇文精研經籍頌之學宮春秋釋奠遍及薄

海誠聖學昌明之會也乃上以實求下或以名應師

不嚴而道不尊問業者不求諸鄉校有司拘於簿書
又以學爲不急之務聽其廢缺夫學校者士政之本
學於斯卽治於斯古者一之今男乃二之歟陵學舊
在城東南隅後遷城外已又復其故康熙開諸城孫
公必振改建城外顧規制缺畧頻年以來傾摧日甚
余以學校與政務未敢岐視捐俸修葺紳士乃踴躍
爭赴相助爲理爰仍其舊基凡殿祠門廡堂室一切
事神居士之所皆擴大而新之增忠孝祠神庖射圃
各一魁樓孤峙學外爲飛閣接之題曰雲路外則繞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全

以墻垣固以甃甃內則守以廟夫有室有田以養以
居祭器缺者增之是役也起於乾隆乙酉春月訖九
月工竣計費金約千餘于是向之缺者備傾者起而
學乃煥然改觀矣抑余聞之安學者親師信道者樂
友夫與廢舉墜推揚士類有司之責也日月課程講
德行而習文藝則非有司所及也爲有司者已以率
士士順行以事長服習於仁義陶詠於詩書將其器
足以昭孝敬廉讓完潔之守其材足以脩公卿有司
將帥之任其志而不變易於富貴貧賤臨雖有不可

奪之節所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者古人之學至今
存可也不則使之不由其道義之不盡其材若曰苟
以獵取名位而已則是習誦者一道蹈履者又一道
庠序雖設卽謂已傾圮可也余旣樂一邑之士民匡
余不逮而又欲以古人之學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
者相望於靡窮也是爲記

重修

萬壽宮碑記

施敬勝邑令

守土者有歲時慶典例卽境內肅清之所行之於以

陵川縣志

卷廿七藝文三

八一

率僚佐拜颺休明典至隆而地亦蒸重也陵邑舊行
禮於太清觀觀居縣治西偏以祀玉帝暨三清者也
三仙二仙元武高禱諸祠輔翼先後宮宇寧謐臺觀
峻嶒據一邑之勝顧其創建已久興廢舉莫可考

國初邑令黃公國燦增修之雍正間正殿燬於火迨乾

隆十年邑令吳公之璘更葺之嗣是風雨剝落日就

傾圮琳宮雜宇蓋無復舊時觀矣夫以上真之元化

合撰覆育群黎而諸神或懋貞水德或誕錫庶祥皆

生民煥神頌宜有以妥厥靈者而况歲時慶賀大典

彼行苟經制不崇規模不仿其何以昭誠敬而肅觀
瞻余下車之初因事謁廟見夫頽墮壞壁委棄於寒
烟衰草間卽慨然思復其舊特重以錢穀簿書鹿鹿
未遑及越載大綱粗舉爰創議重修都人士咸樂從
之謀旣僉同遂擇日鳩工庀材擇紳士之材而幹者
臺厥事自二月經始十月告成正殿七楹內奉玉皇
帝中供龍牌兩傍附祠三仙二仙之神東西爲廊房
十二楹又西爲高禰祠前殿五楹以奉三清又前爲
戲臺凡此皆仍舊而飭整之者也戲臺兩傍設鐘鼓
樓各一架前殿東西廡設廊房各七楹又西改爲元
武祠凡此皆就隙地而增建之者也是役也予旣電
皇從事而同事紳士輸金幣資梓材罔不揆度經營
各宜乃力故不日而告竣若殿若宇若臺若舍丹者
堊者陶者巧者縮版以載者前後左右煥然一新於
焉妥靈祇肅典禮誠盛舉也已因改顏曰

萬壽宮其朔望宣講鄉學亦令民會於此俾得瞻對越之

輝光凜

聖諭之諄切也落成之日乃命洒掃肅齋誠躬奠幣帛載

拜載禱以康羣靈禮畢進紳士而告之曰予不才躬
簡命來蒞茲土凡厥庶事惟予之責所宜整飭而更新
者詎惟是區區院宇而已哉風俗之澆薄無異基址
之淺陋也綱常之不立無異棟梁之摧頽也棄禮讓
而安鄙野無異被風雨而經剝蝕也外華飾而中鮮
實無異畫棟雕楹之質朽而內蠹也今是觀旣修餘
歲時典禮可無隕越貽羞矣四境內風俗人心果整
理而無敝壞乎庶幾改厥舊觀俾守土者得以治術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八三

之修明報政於

天子乎斯余夙夜之心惟諸君子各宜乃力勸余不逮亦
如斯舉焉紳士咸應之曰諾乃退而記之以俟他日
之考成

重修神武關帝廟碑記

廟碑記

施敬勝

尾令

考禮周弁繼農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平九州祀以
爲社二者固守土之所有事而祭法更冠之以五一
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夫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於是民和而神出其聰明正氣以左右

民而民有水旱疾疫禱無不應無不速斯格明之
感格何如而謂守土者得不隆其廟貌以致其禋祀
哉陵章古泮氏邑提封僅百里而山川形勝文物衣
冠綺分繡錯無殊一大都會特是土多墾墾戶鮮儲
峙且歲比不登民日凋瘵吁嗟守土者之責何重而
憂何盛也辛巳秋余承

天子

命而來爲吏綜四境之土田計萬家之熱火權蠶縮

多寡寡以口計地卽樂歲亦苦不足而况今穰木饑

時稱大青歎夫蒲羸糜粥祇屬一時之權宜發粟賑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八四

窮要亦取盈於異日至於蘆蔬瘠饑竹花春米則尤
荒誕不經之論余夙夜焦勞思所以無慚職守而仰
答高深者計無他出值邑之孝廉武敦等以重葺神
勇關帝廟爲請廟在縣之西偏莫知所自始康熙初
年潁水張令琦爲式廓之巍然改觀蓋百年於茲矣
風雨剝落日就頽敗夫梵宇琳宮鱗次絡繹舉相望
也顧以神勇之丹心碧血而聽其失所憑依乎緣捐
俸以倡都人士且歡趨之不五閱月而廟成是歲也
雨暘時若五穀順成凡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以及果

祇瓜瓞無不以大有書者較往歲所入爲倍祔云當
鳩工之始余默禱於祠爲民請命乃卒如願相償所
謂法施於民者固若是耶夫饑饉薦臻爲國災害今
易無年爲有年其於捍災禦患又復何如况神勇生
乎炳炳烺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不更彰明較著哉
是聖王之制祀典有五而脩具獨推神勇謂與社稷
同功相吾民以登仁壽其廟食百世也固宜爰拜手
而爲之記

重修崇安寺碑記

王篤祐

邑令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八

蓋聞萬劫常存一燈不滅釋迦入涅槃慈氏當來天日
齊高河沙比數妙義宏宣於支許宗風提唱於慧盧
秉拂建椎開室領衆皆以莊嚴色相摹繪虛空蓮開
千葉之花燈放九枝之蕊金容文六寶界三千色其
色而形其形聞所聞而見所見取精用物求道捨生
金布祇園玉粧講座肇開白馬之寺飛來靈鷲之峰
集彼天人同增智慧山脈海溼栴刻楹丹焉有梵域
化威任之吹風煖日宋太平興國中勅賜崇安寺香
雨時流慧輪示照途開方便門闡慈悲直上微歿之

臺周環功德之水層樓數仞危閣千尋雉堞平臨龍
崗橫卧俯萬家之煙火拱一邑之峰巒清夜鯨鐘聲
飄花外紫虛鹿苑影落雲中屢閱居諸幾經興替徒
塘施令大德根器吳山秀靈緣法會佛萬法皆空因
乘泰經一乘便了來茲初地頓悟夙緣剎竿倒放門
前灰劫消沉水下留之待我繼彼前賢玉帶堪施金
繩有路龍宮暫飾雁塔失奇孝廉武公綉佛逃禪福
田種善醉白應歸兜率髯蘓默契了元楊文公忝八
角之盤龍居士識五臺之路三生結習半世累功勝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標化域蹟著伽藍復道重簷軒窗淨室茂草移栽他
樹冷灰再蒸海擅彼岸同登慈航共渡茲率多士大
證菩提出宰百里間演三車玉宇瓊樓月潭具樹風
幡影動鈴鐸宵鳴極目登高縈山帶水徘徊不去徘徊
倚忘歸念擾擾之羣生撫茫茫之大地閭闔滿目疾
苦縈懷寶香胡以同聞甘露云何徧灑繞身纓絡寧
如七斤之衫彈指樓臺焉似萬間之厦宰官身現衆
國神遊嗟哉大道難明竟是无法可說彼一粒自飽
三塗其極未酬大願徒如努力呼船常耿耿予心何自

洪波得岸瞻法王之寶座拜空際之慈雲地如三摩
法華常轉旌成七寶慧日永明欽哉勝因念茲哲士
証果成而有漏感逝者之如斯點筆藥欄留題松院
天老地荒石固金堅永誌因緣不離文字以垂不朽
用示無邊銘曰

香與風至月隨水流琳宮梵遠石室鐘筇苔滋徑斷
雲去山留至道無我真機滿眸譬彼空華等之幻影
是元虛想是真實境麥穎針鋒崇崗峻嶺法雨一天
大雲千井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七

新製文廟樂器碑記

程德炯

邑令

說者謂古樂之亡久矣器數雖存其職在有司者脩
物而已莫能通其意也然予謂樂無古今其理之在
人心者固未嘗一日而沒第存其器數俾得卽是而
深求其故爰見學道絃歌不可復覩於今日况夫德
隆三古道集大成語其盛則玉振金聲翁翁在于威
羽旒之外論其全則天高地下藹藹滿君臣民物之
中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
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使夫清明廣八象天地終

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千古而下如見我大成孔子豈同於幽端士鼓之可以草野從事哉陵邑文

廟在城外東開規制尚屬宏廓而春秋丁祭樂器弗

設典禮缺焉則是簠簋俎豆徒有其器升降上下徒

有其文鞀鼓控楊壘篪六德器既不備而鐘磬竽瑟

無以和于威旒翟無以舞凡所謂鐘以立橫磬以立

辨絲以立志竹以立會鞀以立動者皆闕然而不講

自燔燎至徹饌寂寂無聲卽有聲亦止以淫哇俗響

賣我聖人又烏論聽之者有所合之也且樂記有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

云暉諧之音作而民康樂雝敍之音作而民愛思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之音作而民慈愛是樂之

通於民如是其捷也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

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樂之通於士又如

此其捷也夫古樂不講久矣陵之士民不獲登

天子清廟明堂之上聆雅音之雖雖穆穆唯是釋奠并

師之所為禮樂之所聚士民所可親余忝宰斯土缺

然者終聽其不備是亦余之過也因首捐廉俸以倡
募僉生六十人咸踴躍願襄事共輸金百餘於是堂
上堂下八音咸備更於省會延樂師二人至陵教習
數月於是釋奠先師雍容雅奏洋洋盈耳矣故記
諸石而道夫樂之關係有如此

創建普育二堂碑記

程德炯 邑令

皇上御極以來承

列祖重熙累洽之業仁恩煦育膏澤汪濊固已萬姓得所中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

外安懷卽陵僻居山隅其民率鼓腹含哺耕鑿以嬉
又復荷蒙

天眷累賜康年雞犬桑麻間皤皤黃髮抱子懷孫含飴歌舞
咸樂堯天矣然而惠鮮懷保之世疲癯殘疾不能免
也家給戶足以生以育或尙有生而無母有故而棄
則天札疵癘更可閔也歲壬辰長白三公撫晉檄
各邑查普濟育嬰二堂已設者脩治未設者創建所
以推廣

皇仁

加惠窮黎者至渥且脩余吏茲土幸際時和年豐不

敢謂繇寡孤獨絕跡於發政施仁之朝况憲命諄
諄疏濬布澤實心實力而余乃奉行故事其何以追
焉於是謀諸士大夫樂輸得七白金有奇相地南郊
以三之一建房舍二十有四楹餘則交商營運爲收
養計其養濟院舊在城內與闐闐雜居民弗便亦移
建其旁於戲天地無私覆載也日月無私照臨也雨
露無私濡也幸生

聖世乃若人者不窮於時而窮於命窮於命而
聖主又爲之造其命今大吏仰體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序

養柔實心恤之則有司亦當仰體大吏實心以恤之風
雨寒暑乳哺醫藥在在調停庶幾哉青疇綠野得所
者老安少懷其窮而無告亦可朝日夕月泰然而生
不必籲天而呼矣爰叙其事而勒諸石

重修水口碑記

程德燭

邑令

世言兩水之間必有山兩山之間必有水隨山濬川
大禹之蹟度其夕陽相其流泉公劉之業形家遂有
某山向宜出某水口之說談休咎每捷如桴鼓亦理
在則然歟邑治在羣山中號突中一窩雨降諸山水

從西北下繞城行滙東南菊巘山麓前人於東川疏渠濬濠立廟建亭爲水口導水勢亦合形象言也今天水準也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二水爲林小流曰水流澮曰水貫穿通流曰水至理長曰水反永爲辰雨水大曰潦久雨洿澹曰澹水不利曰沴同水曰開埤增水邊土則曰溼陵之水非江永漢廣之水雨則濩旱則涸所謂行潦洿澹之水也然或不利而聽其沴同漩而任其開則衆水並流始於水繼而水而出而林其澎湃奔激怒號之狀若聲雖埤增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

水邊土之溼不爲功此所以舊有水口不免於屢治屢壞也乙未夏淫雨又大圯余相視地形溝深而岸高水浸漬無弗潰乃斲石增築剷其兩旁浮土爲漫坡其上種植榆柳使根盤錯互交據固結然後水得其性而土不積淤一任爲潦爲澹而由水而水而水得其辰而流自永雖衆水競流雨水交澹而不爲沴且開開乎埤溼不爲動矣一勞永逸渠終無壞即形家所言邑之水口出於是而民可安物可守者亦

於兩山間下之豈不熾哉

邑西南五里許有龍王廟焉廟臨繆繡有潭一泓澄
激潏沸冬夏不涸卽俗引以爲流觴曲水者也舊有
亭址於沙磧圯者屢矣癸巳春相地於谷之左麓高
阜處未竣夏忽歛旱父老憂之余率以虔禱挹水於
潭負而供於壇再皮禱越日遂霑足民皆喜酬賽日
而亭適成喜神之仁愛而粒我蒸民也顏曰喜雨
且謂父老曰吾之喜其盡同於蘇公之喜焉否耶

神之予吾民以喜而名吾亭其同於蘇公之名其亭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二

否耶夫金穰木饑水毀火旱五行之迭運也白墳赤

壤沃穰瀉滷八方之不齊也陵之地磽而瘠寒而耐

旱夏宜雨秋不宜雨一遇秋霖少淫則禾皆黧黝而

不實故鳳陽遇旱祈雨而恐其少陵則遇旱祈雨而

又恐其多然則蘇公所謂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

雨則無禾者吾陵之可憂與之同一雨三日蘇公則

一喜而更無憂一雨霖足尤望其適可而止陵於喜

之外尚不能無所憂也蘇公因造物之無名而取以

名亭吾則以神之有靈而以喜民之喜者名吾亭

卽以名吾亭而願神之常予民以喜神常予民以可
喜或未旱而卽雨或旱而隨雨總以不潦不淫以酌
乎陵而適可卽止則此亭之翼然澗土其卽神之功
德之表表者歟

重修四牌樓記

程德炯

邑令

當城中衢道地四達爲十字街有亭翼然其上曰四
牌樓樓何重乎重乎其人何重乎重其品端而
有學行也士大夫有功德於鄉沒祀於社矧理學文
章爲一時冠不獨矜式鄉閭且以嘉惠後學流風餘
韻猶足令人興起豈邑居故里反湮沒不彰可乎然
則表其樓正以表其里表其里正以表其人樓雖小
莫敢廢其人爲誰元文忠郝公也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三

落鴈池賦

武彭齡

邑人

維陵章之城南實文忠之故第因金明以立名依棟
華而創制江頭持節思問信於中原鴈足繫書爰作
亭於後世詩亘古而常留池於今以勿替原夫充國
信於一時秉精忠於無兩身因鎖闥神馳鞅掌懷天
子兮莫歸悵窮海兮安在儀真鬱鬱兮賈相之奸書

帛捲倦兮蘇武之彷彿乃徘徊江渚擊日天涯望結
燕而不見顧衡陽以情奢恣所如於天高兮冒功難
禁念歸期於春日兮使信彌賒影既翔於千里書自
達於中華爰是行人返旆鴈落金明弋者已獲上之
神京對館人以踟躕千秋昭大義呼童子以細看萬
古振英名效解紛以排難豈誣國而歎兵翳此落雁
聿昭臣忠東觀業留佳句上林不必援弓帛書永傳
爭誇雲間之足鴈池不朽堪羞湖上之翁所以緬前
徽之不再而流連於冥鴻乃有文苑名人臨流思慕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六四

景先哲之高風恨我生之遲暮覩溶溶之層浪兮橫
斜連天想朗朗之明亭兮遺址如故爰搦管以抽思
遂揮毫而就賦歌曰文忠義烈昭汗梁彷彿金明別
留芳有亭翼翼臨祠傍幾字帛書日月光何幸生同
君子鄉低徊清波憶伯常池存落鴈人云亡杳杳忠
魂映迴塘

箕山履跡考

武彭齡

邑人

芳躅之於人甚矣哉真者不可以爲僞僞者亦不妨
以爲真余嘗登箕山見巨人跡父老猶能爲我言之

然而尚書獨不傳朝鮮就封疇陳洪範章矣易履而
行陵志外何寂無聞耶夫壤接商都因淪亡而避地
於理不無可信景慕高風相沿以爲遺跡非有商仁
人孰能致此哉不必竟以爲真亦不必竟以爲僞庶
可冀山履跡與首陽芳踪並垂不朽矣

陵川賦

謝靈運

蒼有拔扶輿以稽考眷遺跡而徜徉既周觀而溥覽
爰稅駕乎陵章向主人而咨諏曰吾聞區臯之神爽
不遺遐陬山川之靈秀半寄偏隅山經之所不載水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五

注之所不書苟蟠結而鬱積每奇異而麗奢如于陵
川者其亦有一二之可譽乎主人曰唯唯思我做邑
之擅勝冀南也羣峰拔地列嶂摩天萬古青蒼是曰
陵川建自隋代盛於唐年突中一窩太行之巔壺口
扼其後山陽據其前泫氏倚爲右臂蘇門界其東偏
爲秦趙之要害乃河北之喉咽基王業於五季出中
州者九千民淳俗厚表裡河山其羣山之騰起也則
峭嶺嶽巖噴坑薊旄菊嶽東標龍門西峙鳳凰南翔
太乙北馭棲鳳命命卧龍鬻鬻天柱巍我聖宮恢悅

白脚奇瘡黃華落蕾傑特古賢敗陀佛子曲凸馬鞍
崢嶸熊耳五谷八嶺屹嶽豁訝牛壁海神噫嶙嵐鬼
狀元傳毓秀之奇寶應留棲真之址馬武山遠積雪
常疑玉莠臺高春花不惹板山或如板齊排風門亦
如門對啟其泉水之紛衍也則瀟瀟瀉瀉洛洛汭汭
泓泓泔泔瀾瀾漫漫潏潏一斗常清不竭不溢雙泉異脈
一苦一醇芳鮮義井瀑瀑六泉淅水潢漾遠注滄陽
蒲溪澗澗近接丹源含珠誌美於鯉池香磨開利於
平田聽響泉之丁冷音鏘鳴玉弄清涼之洎滅韻咽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六

紅絃物產之繁因平地利異族嘉名不可備記草則
茅香苜蓿紫草青芝黃蓓地菽鳳尾龍鬚繡墩書帶
菜耳羊蹄蛇床馬莧燕麥兔絲蘋蘩萍藻菖蒲菰蘆
地菘山薤石髮垣衣鹿葱馬烏翠荻紫葳苦苣春採
益母秋葵綠莎羈蘆白葦參差楚騷未及爾雅或遺
木則櫛櫛檉檉槐柘杉楊紅椒白楸文梓青桐蒼松
翠柏古檜柔桑柳絲滄露楓葉凝霜供染木赤燃火
蘆黃榆錢細旃椿葉輕管漆膠弓幹檀蕤爐香蟠根

錯節萬本千章藥則紫蘇赤芍蒼朮黃精人蔘馬兜

薺麥豬苓山查地骨黑丑南星管仲之草蒲公之英
粉收赤石脂取五靈山開旋覆桑落寄生夏枯早謝
秋冬遲零連翹百合桔梗歸身細辛藁本首烏地丁
畢解菴蘇王不留行滋榮養衛益壽延齡果蔬則橙
梨桃李杏棗栗榛紅珍鴈過實重文官朱櫻銀杏平
仲梔梔葡萄大宛肝鱧崑崙石榴紫艷蘋果清芬播
師羅密鐵脚梨鮮晚菘早韭白芥青芹膨脝銀爛薯
蕓王延桑蛾五鼎靈瓜御蟬葵姑短項靨葵大根菠
菱昌雪山蕨妍春蒼蓮味脆芡莢氣葷葱能和事蒜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七

解化運兔葵香滑合葦珠連蔓菁爲諸葛之菜黃茵
亦蘇軾所珍薑薑則綠滿桑圃莧苳則價重來賓莫
不朝收暮採供饌登筵花卉則玉簪女史錦被合歡
秋葵蜀葵牡丹山丹珍珠瓔珞玫瑰金銀文無麥色
紫薇粉團金盞石竹紅蓼絳萱郁李霞碎海棠絲拳
錦拖罌粟血綻鷄冠紫焉蝴蝶虞兮美人紅羅輕剪
金盃橫陳女葳骨木小南餽鈿阿醋妖媚梅婢婢娟
玉妃岳艷羽客蹁躑返魂香冷鶴頂紅殷勝春燦若

買笑嫣然藥翻而圍傳金帶蕉盛而庵映綠天帝女

花爲隱逸叟錦西風號草中仙亦皆歌風斜露解萼
含薦別復石墾梯田原繁五穀秬秠糜芑蕡麥荏菽
水分稷豫種間葛秋白黍黃梁山麴香稻維荳多品
蠻豆豌豆玉麥晨炊華蕪夜粥來牟糜馨胡麻飯熟
瑤枝披離游龍屈曲馬韁白粒映山紅粟唐稷播其
根神農嘗其馥迄用康年帝命率育日中爲市貨賄
通商桑紙橡殼石炭硫黃絲以作絹麻用纜瓶鹹豈
澗濯蜜餌餽餽油漬粬糲麵匹枕榔連錫昆明良鐵
臨昂淬石飛灰黏塗墜茨烏薪發火暖布均堂器不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

苦窳遷地愈良於是走獸之倫且以生而以成焉豹
隱霧而迹遠虎負嵎而威張熊羆以崖木爲館麋鹿
依澗谷爲鄉艇臉窟而塔靜獬獬嘯而聲愴狐居穴
而呼紫麝奔壑以生香瘦豺號而當路狙猴逐而跳
梁知雨堪卜於斑狸慎刑可驗於銀麈羊豕牛馬獾
麝麇獐豪猪狡兔蒼鼠黃狼青驪鶴金驢臨江白
玉狻猊桃花仙老俱於是焉托處咸登山而陟崗飛
鳥之儔且以居而以馴焉布穀以催耕爲職啄木與
蠹樹相尋倉庚則熠燿其羽元乙亦下土其音白鷺

但寒汀夜月花飴嬌芳樹春荆鷓鴣則綠花艾葉鴨
鴝亦白脰霜矜鴝鴒皆金肝鐵距鷓鴣可候晴占陰
黃芩侯聲如火竿翠碧鳥喚起朝眠雨霽山青石磴
開飛泥滑滑蠶老防火桑畦遍叫青田田鷄鷺鶴雀
魚鵝鷹鷗清溪日暖瀾邊睡鴨平林霜淨野外鳴鳶
九秋鴻鵠三春杜鵑石鷄供食半翅佐殮画眉巧舌
蠟翁趣粒翠衣鳩鵲花冠戴雋鴝鷓鴣翔夜鷓鴣在原
寒號忍凍鷓雀性堅共載棲而載止每類聚而羣分
昆蟲之屬俯動隨時浮淫奕奕脈脈跂跂天壤土狗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九

渠略玷螿或名屈步或號打絲蠶依璘藉凋擘柳斯
蜂醺露酒蝶化腐衣豆產蠶蠟翠薄狐黎食庖不過
土蠶壤黠蟋蟀吟苦促織聲悽城堙暗動螻蟻夕飛
簷紫絡婦室繞艸蟻照書螢朗鑽紙蠅癡蚊虻吻利
蚋蟬形奇螟螳蝗蝻皆蝗屬蝶源蝦挺盡蛇醫虻蚰
滋梅雨而畫蛾蚌戴粟粒而馳蠶蠟則毒稱助惡蚱
蛆亦酒可醉鷄蟾蜍則足驚入坎蠹蚓或技克穿堤
螺麤穴名螭蝻壁爾人呼扁螭蝦蟇之子爲刺蚪螻
蝻之鳴當鼓吹亦莫不營巢坯戶露宿風棲至若池

稱落鴈堂號棣華錦屏山頭芍藥璀璨蘇墳田畔杞菊橫斜箕子橫餘巨人之跡馬武砦留漢皇之車汚土一邱趙石勒之夜壑可恥豐碑數尺劉景元之懿範堪嘉則吾陵故跡之不朽也五度名關永和名隘白起以秦橫爲屯王宰築乾河之寨白陘路險駿馬含愁奮火風淒強兵立憊則吾陵形勢之堪守也月吐雙峰雲歸遠岫朝暎欲上古寺鳴鐘旭景初升遙山似繡秋深邃洞黃圍則霜染寒岑春滿琳宮西溪亦花明晴晝絕壁懸瀑布之奇危巖挺仙臺之秀則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一百

吾陵名勝之可取也願客詳審而採擇焉客凝聽而慨然曰如子所云於以誇物產博遊觀信足多矣然才識因荒僻而拘學問以寡陋而疎如茲邑之福小得母人材之闕如乎主人曰嘻客何輕量吾陵之已甚也夫名流不擇地而產豪傑不待人而興川鍾嶽鍾霞蔚雲蒸故節行之超越則有如周郭誕之闡化并州宋都脫之正對明廷郝伯常之出使不辱張廷翰之乘勝拔城孝義之麗懇則有如元李義之封函左股婁凌雲之覓瓜墜冬李滯旣同格六世徐璣亦

翰粟萬鍾文學之彪炳則有如劉昂霄之子史昂貫
李大節之地輿尤精王好古字通蒙古趙安止博洽
五經隱逸之孤子則有如金秦畧之烟霞成癖唐郭
樸之泉石以終馮奇遇爲山中祭酒都君錫名風雅
之宗選舉之昭著則有如趙安時之兄弟濟美武明
甫之叔姓齊名李氏旣喬梓並舉馬氏亦昆季同升
寓賢之磊落則有如元好問比黃公赫子申環金掇
璞玉良瓊路尙書稱品齊包拯李狀元號莊靖先生
他如清直無如宋董沔教化誰匹魏繼隆扞衛莫若
陵川縣志

卷廿七

藝文三

百一

元張輔勤政首推明任通夫非循吏名宦之卓異者
乎通真子風雨立化樂真人跨鶴上昇珍講王禪機
洞曉都進士醫政獨矜夫非技術方外之奇譎者乎
客何輕量吾陵之已甚也客聞而悅欣然起慕反覆
沉吟備識以去

此卷刻於文府王國存誠金家畧心願請款刻此
李大雨之賦題大能工致書畫頗來古畫文士題名
...

